

欽定舊唐書

卷百八
十三
八十八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外戚

獨孤懷恩

竇德明

姪懷貞 族弟孝 甚子希瑛 希球 希璠 希

璠從父 弟維鑿

長孫敞

從父弟 操 趙持滿 附

武承嗣

子延秀 從父弟

三思 三思子 崇訓 妻太平公主

從父弟

攸緒 薛懷義 附 從祖弟 懿宗 攸暨

攸暨

韋溫

王仁皎

子守一

吳淑

弟湊

竇覲

柳晟

王子顏

自古后族能以德禮進退全宗保名者鮮矣蓋恃宮掖

之寵接宴私之歡高爵厚祿驕其內聲色服翫惑於外
莫知師友之訓不達危亡之道故以中才處之罕不覆
敗亦由重植之木自然顛披也明哲之君知驕侈之易
滿榮寵之難保授任各當其才祿位不過其量告之以
天命不易誠之以大義滅親使居無過之地永享不貲
之福與國終始不失其所以親也易曰震來虩虩恐致
福也又曰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與其愛而失節曷若懼
而致福魏氏懲漢人之敗著矯枉之法幼主嗣位母后
不得臨朝外氏無功時主不得封爵雖曰刻薄而卞甄
之族竟無大過皇唐受命長孫寶氏以勲賢任職而武

氏韋氏以盈滿致覆夫廢興者豈天命哉蓋人事也竇
威長孫無忌各自有傳其餘載其得失爲外戚傳以存
鑒誠焉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之子也父整隋涿郡太守懷恩
幼時以獻皇后之侄養於宮中後仕爲鄆縣令高祖平
京城授長安令在職嚴明甚得時譽及高祖受禪擢拜
工部尚書時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而義
節文吏怯懦頻戰不利高祖遣懷恩代總其衆懷恩督
兵城下爲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切讓之因是怨望高
祖嘗戲之曰弟姑子悉爲天子次當舅子乎懷恩遂自

以爲符命每扼腕曰我家豈女獨富貴耶由是陰圖異計時虞鄉南山多羣盜劉武周將宋金剛寇陷滄州高祖悉發關中卒以隸太宗屯於栢壁懷恩遂與解縣令榮靜前五原縣主簿元君寶謀引王行本兵及武周連和與山賊劫永豐倉而斷栢壁糧道割河東地以啗武周事臨發會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據縣起兵應武周高祖遣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攻崇茂宋金剛潛兵來襲諸將盡沒君寶與開府劉讓亦同陷于賊中遂洩懷恩之謀旣而懷恩逃歸高祖復令率師攻蒲州唐儉在賊中說賊將尉遲敬德請

使讓還連和罷兵遂使發其事會堯君素爲其下所殺
小帥王行本以蒲州降懷恩勒兵入據其城高祖將濟
河已御舟矣會讓至廼使召懷恩懷恩不知事已洩輕
舟來赴及中流而執之收其黨按驗遂誅之時年三十
六籍沒其家

竇德明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也祖照尚後魏文帝女
義陽公主封鉅鹿公父彥襲父封仕隋爲西平郡守德
明少師事陳留王孝逸頗涉文史會漢王諒作亂遣其
將綦良攻黎州德明時年十八募得五千人倍道而進
號令嚴整一戰破之以功累拜齊王府屬坐事免及義

師圍長安永安王孝基襄邑王神符江夏王道宗及高祖之婿竇誕趙慈景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謂文昇曰罪不在此輩殺之無傷於彼適足招怨文昇乃止及謁見高祖竟不自言時人稱其長者武德初拜考功郎中從太宗擊王世充頻有戰功封顯武男貞觀初歷常愛二州刺史尋卒弟德立高宗時爲左相德立子懷貞懷貞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並以輿馬爲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儉素聖曆中爲清河令治有能名俄歷越州都督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在皆以清幹著稱神龍二年累遷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

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諂順委曲
取容改名從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曰損庶人微
時乳母王氏本蠻婢也特封莒國夫人嫁爲懷貞妻俗
謂乳母之壻爲阿翁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疏列
在官位必曰皇后阿翁時人或以國翁呼之初無慚色
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每視事聽訟見無鬚者誤以
接之監察御史魏傳弓嘗以內常侍輔信義尤縱暴將
奏劾之懷貞曰輔常侍深爲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甚
高言成禍福何得輒有彈糾傳弓曰今王綱漸壞君子
道消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

懷貞無以荅但固止之韋庶人敗左遷濠州司馬等
擢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附會太平公主累拜侍中
兼御史大夫代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賜爵
魏國公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
時議皆以爲不可唯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懷貞族
弟詹事司直維濠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衮當思獻可替
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厠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
何所瞻仰也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爲之語曰
竇僕射前爲韋氏國奢後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
主同於邑官也先天二年太平公主逾謀事洩懷貞懼

罪投水而死追戮其屍改姓毒氏德明族弟孝謹孝謹
刑部尚書誕之子昭成順聖皇后父也則天時歷太常
少卿潤州刺史長壽二年后母龐氏被酷吏所陷誣與
后呪詛不道孝謹左遷羅州司馬而卒子希城希球希
瓘並流嶺南神龍初隨例雪免景雲年追贈孝謹太尉
邠國公希城襲爵玄宗卽位加贈孝謹太保希城等以
舅氏甚見優寵希城累遷太子少傅幽國公尊卒希球
官至太子賓客封冀國公開元二十七年卒及卒諡曰
靖希瓘初賜爵畢國公後改名瓊初爲左散騎常侍及
希球卒因授開府儀同三司玄宗以早失太后尤重外

家瓊兄弟三人皆國公食實封瓊子鏐又尚玄宗女永昌長公主恩寵賜賚實爲厚矣而兄弟皆貪鄙過自封植瓊又甚之天寶七年有竇勉潛交巫祝勉犯法瓊坐信其詭說被停官放歸田園尋以尊老又授開府儀同三司依舊朝會十三載十二月卒玄宗哭於行在贈司徒財貨鉅萬瓊從父弟維濛好學以撰著爲業時宗族咸以外戚崇飾輿馬維濛獨清儉自守中書令張說黃門侍郎盧藏用給事中裴子餘皆與之親善官至水部郎中卒撰吉凶禮要二十卷行於代

長孫敞文德順聖皇后之叔父也仕隋爲左衛郎將煬

帝幸江都留敞守京城禁苑及義旗入關率子弟迎謁於新豐從平京城以功除將作少監出爲杞州刺史貞觀初坐贓免太宗以后親常令內給絹以供私費尋拜宗正少卿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謚曰良陪葬昭陵敞從父弟操周大司徒薛國公覽之子也武德中爲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出爲陝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于今利之貞觀中歷洛州刺史益揚二州都督府長史並有善政二十三年以子詮尚太宗女新城公主拜岐州刺史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爵樂壽男尋卒贈吏部尚書

并州都督諡曰安詮官至尚衣奉御詮卽侍中韓瑗妻弟也及瑗得罪事連於詮減死配流雋州詮至流所縣令希旨杖殺之詮之甥有趙持滿者工書善射力搏猛獸捷及奔馬而親仁愛衆多所交結京師無貴賤皆愛慕之初爲涼州長史嘗逐野馬自後射之無不洞于胸腋邊人深伏之許敬宗懼其作難誣與詮及無忌同反及拷訊終無異詞且曰身可殺辭不可奪吏竟代爲欸以殺之

武承嗣荊州都督士彥之孫則天順聖皇后兄子也初士彥娶相里氏生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長適越

王府功曹賀蘭越石次則天次適郭氏士護卒後兄子
惟良懷運及元爽等遇楊氏失禮及則天立爲皇后追
贈士護爲司徒周忠孝王封楊氏代國夫人賀蘭越石
早卒封其妻爲韓國夫人尋又加贈士護爲太尉楊氏
改封爲榮國夫人時元慶仕爲宗正少卿元爽爲少府
少監惟良爲衛尉少卿榮國夫人恨其疇日薄已諷皇
后抗疏請出元慶等爲外職佯爲退讓其實惡之也於
是元慶爲龍州刺史元爽爲濠州刺史惟良爲始州刺
史元慶至州病卒元爽自濠州又配流振州而死乾封
年惟良與弟淄州刺史懷運以岳牧例集於泰山之下

時韓國夫人女賀蘭氏在宮中頗承恩寵則天意欲除之諷高宗幸其母宅因惟良等獻食則天密令人以毒藥貯賀蘭氏食中賀蘭氏食之暴卒歸罪於惟良懷運乃誅之仍諷百寮抗表請改其姓爲蝮氏絕其屬籍元爽等緣坐配流嶺外而死乃以韓國夫人之子敏之爲士讖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極蘭臺太史襲爵周國公仍令鳩集學士李嗣真吳兢之徒於蘭臺刊正經史并著撰傳記敏之旣年少色美烝於榮國夫人恃寵多愆犯則天頗不悅之咸亨二年榮國夫人卒則天出內大瑞錦令敏之造佛像追福敏之自隱用之又司衛少卿

楊思儉女有殊色高宗及則天自選以爲太子妃成有
定日矣敏之又逼而淫焉及在榮國服內私釋衰絰著
吉服奏妓樂時太平公主尚幼往來榮國之家宮人侍
行又嘗爲敏之所逼俄而姦汙事發配流雷州行至韶
州以馬韁自縊而死承嗣元爽子也敏之死後自嶺南
召還拜尚衣奉御襲祖爵周國公俄遷秘書監則天臨
朝追尊士夔爲忠孝太皇置崇先府官屬五代祖已下
皆爲王嗣聖元年以承嗣爲禮部尚書尋除太常卿同
中書門下三品垂拱中轉春官尚書依舊知政事載初
元年代蘇良嗣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兼知內

史事天授元年於東都創置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文皇帝王子武爲睿祖康皇帝云武氏之先也后五代祖贈太原靖王居常爲嚴祖成皇帝高祖贈趙肅恭王克己爲肅祖章敬皇帝曾祖贈魏康王儉爲烈祖昭安皇帝祖贈周安成王華爲顯祖文穆皇帝考忠孝太皇爲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元慶爲梁憲王元爽爲魏德王又追封伯父及兄弟俱爲王諸姊姊爲長公主於是封承嗣爲魏王元慶子夏官尚書三思爲梁王后從父兄子納言攸寧爲建昌王太子通事舍人攸歸爲九江王司禮卿重規爲高平王左衛親

府中郎將載德爲潁川王右衛將軍攸暨爲千乘王司
農卿懿宗爲河內王左千牛中郎將嗣宗爲臨川王右
衛勲二府中郎將攸宜爲建安王尚乘直長攸望爲會
稽王太子通事舍人攸緒爲安平王攸止爲恒安王又
封承嗣男延基爲南陽王延秀爲淮陽王三思男崇訓
爲高陽王崇烈爲新安王后兄子贈陳王承業男延暉
爲嗣陳王延祚爲咸安王承嗣嘗諷則天革命盡誅皇
室諸王及公卿中不附已者承嗣從父弟三思又盛贊
其計天下于今寃之俄又賜承嗣實封千戶仍監修國
史承嗣自爲次當爲皇儲令鳳閣舍人張嘉福諷諭百

姓抗表陳請則天竟不許如意元年授特進尋拜太子太保罷知政事承嗣以不得立爲皇太子怏怏而卒贈太尉并州牧諡曰宣子延基襲爵則天避其父名封爲繼魏王等與其妻永泰郡主及懿德太子等話及張易之兄弟出入宮中恐有不利後忿爭不協洩之則天聞而大怒咸令自殺復以承嗣次子延義爲繼魏王中宗卽位侍中敬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宜削其王爵乃率羣官上表曰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有二主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商

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也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遏密生靈降禍百辟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后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獻德構害宗枝誅夷殆盡英藩賢戚百不一存餘類在者投竄荒裔寃酷人神感

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時稱改革武
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于時唐室藩屏
豈得並封故知事有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
萬機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
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
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
之望今皇業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
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
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誠自
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

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
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
惠豈可違五行之曆數乎乖四時之寒暑乎又海內衆
情朝廷竊議爲武氏諸王身計亦適將有損何則處之
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
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保祿薄
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
居京輦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
外戚曲流恩貸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卿士黎庶之議
何伏願陛下爲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

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基允人靈之願則
陛下巍巍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
下有序臣特承榮寵思竭丹赤旣爲唐臣實爲唐計伏
乞聖慈俯垂矜納中書舍人岑羲之詞也上荅曰朕嘗
因暇景博覽前修帝籍皇圖畧稽其迹至若二靈肇判
三才聿興驪連粟陸之辰尊盧大庭之日時猶朴畧未
著圖書洎乎出震應期畫八卦而成象炎皇御曆播百
穀以興農車服創於軒轅之朝曆象建於唐堯之代封
建之事闕爾無聞自周漢已來方崇藩屏至於三微更
王五運迭興以古揆今事迹有爽比者別宗撫曆異姓

與邦伏以則天大聖皇帝內輔外臨將五十載在朕躬則爲慈母於士庶卽是明君往者垂拱之中嗣皇臨政當此之際魯衛並存及乎全節與妖琅邪構逆災連七國釁結三監旣行大義之懷遂有泣誅之事周唐革命蓋爲從權子姪封王國之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際武家封建唐家藩屏豈得並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預逾謀還依姓李無改舊惠豈非善惡區分申明逾順矣今以聖上乖豫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丕緒昨者二月之首攸暨等屢請削封朕獨斷襟懷不依來請昔漢祖以布衣取天下猶封異姓爲王况朕以累聖開基豈可

削封外族羣公等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抗表紫庭用
申丹懇者然以賞罰之典經國大綱攸暨三思皆悉預
告凶豎雖不親冒白刃而亦早獻丹誠今若却除舊封
便慮有功難勸於是降封梁王三思爲德靜郡王量減
實封二百戶定王駙馬都尉攸暨爲樂壽郡王河內郡
王懿宗爲耿國公建昌郡王攸寧爲江國公會稽郡王
攸望爲鄴國公臨川郡王嗣宗爲管國公建安郡王攸
宜爲息國公高平郡王重規爲鄒國公繼魏王延義爲
魏國公安平郡王攸緒爲巢國公高陽郡王駙馬都尉
崇訓爲鄴國公淮陽郡王延秀爲栢國公咸安郡王延

祚爲咸安郡公中宗時嗣宗至曹州刺史攸宜工部尚書重規岐州刺史相次病卒攸望至太常卿左遷春州司馬而死延秀伏誅後武氏宗屬緣坐誅死及配流殆將盡矣先天二年制削士釁帝號依舊追贈太原王妻楊氏亦削后號依舊爲太原王妃延秀承嗣第二子也則天時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請和親制延秀與閭知微俱往突厥將親迎默啜女爲妻旣而默啜執知微入寇趙定等州故延秀久不得還神龍初默啜更請通和先令延秀送款始得歸封桓國公又授左衛中郎將時武崇訓爲安樂公主婿卽延秀從父兄數引至主第延秀

久在蕃中解突厥語常於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及崇訓死延秀得幸遂尚公主主韋后所生男女中最小初中宗遷於房州欲達州境生於路次性惠敏容質秀絕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奏請無不允許恃寵橫縱權傾天下自王侯宰相已下除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宮掖巧妙過之令楊務廉於城西造定昆池於其莊延袤數里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於宮中中宗與韋后御安福門觀之燈燭供擬徹明如晝延秀拜席日授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改封恒國公實封五百戶廢休祥

宅於金城坊造宅窮極壯麗帑藏爲之空竭崇訓子數
歲因加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同正員左衛將軍封鎬
國公賜實封五百戶以嗣其父公主產男滿月中宗章
后幸其第就第赦遣宰臣李嶠文士宋之問沈佺期
張說閻朝隱等數百人賦詩美之延秀旣恃恩放縱無
所忌憚又公主府倉曹符鳳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說
曰今天下蒼生猶以武氏爲念大周必可再興按讖書
云黑衣神孫披天裳駙馬卽神皇之孫也每勸令著阜
襖子以應之及韋庶人敗延秀與公主在內宅格戰良
久皆斬之後追貶爲悖逆庶人三思元慶子也少以后

族累轉右衛將軍則天臨朝擢拜夏官尚書及革命封
梁王賜實封一千戶尋拜天官尚書證聖元年轉春官
尚書監修國史聖曆元年檢校內史二年進拜特進太
子賓客仍並依舊監修國史三思畧涉文史性傾巧便
僻善事人由是特蒙信任則天數幸其第賞賜甚厚時
薛懷義張易之昌宗皆承恩顧三思與承嗣每折節事
之懷義欲乘馬承嗣三思必爲之執轡又贈昌宗詩盛
稱昌宗才貌是王子晉後身仍令朝士遞相屬和三思
又以則天厭居深宮又欲與張易之昌宗等扈從馳騁
以弄其權乃請創造三陽宮于嵩高山與泰宮于萬壽

山請則天每歲臨幸前後工役甚重百姓怨之神龍初進拜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封五百戶固辭不受未幾隨例降封爲德靜郡王量減實封二百戶尋拜左散騎常侍則天遺制令復其所減實封初敬暉等立功後掌知國政三思慮其更爲已患而令其子崇訓因安樂公主構誣敬暉等並流于嶺表而死自是三思威權日盛軍國政事多所叅綜敬暉等所斥黜者皆能引復舊職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法時人皆言其陰懷篡逆以比曹孟德司馬仲達雍州人韋月將高軫等並上疏言三思父子必爲逆亂三思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

月將坐當棄市軫配流嶺外黃門侍郎宋璟執奏云月將所犯不合至死三思怒竟斥宋璟爲外職三思旣猜嫉正士嘗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是好人耳又與其所親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遞相引致干黷時政侍御史周利用冉祖雍太僕丞李悅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等五人常爲其耳目時人呼爲三思五狗中宗尋又制武氏崇恩廟一依天授時舊禮享祭其吳陵順陵並置官員皆三思意也三思旣與韋庶人及上官昭容私通嘗忌節愍太子又因安樂公主密謀廢黜

之三年七月太子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左右羽林兵殺三思及其子崇訓于其第并殺其親黨十餘人俄而事變太子既死中宗爲三思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追封梁王諡曰宣安樂公主又以節愍太子首致祭于三思及崇訓靈柩前睿宗踐祚以三思父子俱有逾節制令斲棺暴屍平其墳墓崇訓三思第二子也則天時封爲高陽郡王長安中尚安樂郡主時三思用事於朝欲寵其禮中宗爲太子在東宮三思宅在天津橋南自重光門內行親迎禮歸於其宅三思又令宰臣李嶠蘇味道詞人沈佺期宋之問徐彥伯張說閻朝隱崔融

崔湜鄭愔等賦花燭行以美之其時張易之昌宗宗楚
客兄弟貴盛時假詞於人皆有新句崇訓授左衛中郎
將神龍元年拜駙馬都尉遷太常卿兼左衛將軍降封
鄆國公仍賜實封五百戶尋徙封鎬國公二年兼太子
賓客攝左衛將軍及爲節愍太子所殺優制贈開府儀
同三司追贈魯王諡曰忠懿宗則天伯父士逸之孫也
父元忠高宗時仕至倉部郎中天授年封士逸爲蜀王
懿宗封爲河內郡王歷遷洛州長史左金吾衛大將軍
萬歲通天年中契丹賊帥孫萬榮寇河北命懿宗爲大
總管討之軍次趙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棄

軍而遁人或謂曰賊衆極多然其軍無輜重以抄掠爲資若按兵以守勢必離散因而擊之可有大功也懿宗不聽遂退據相州時人嗤其怯懦由是賊衆進屠趙州而去尋又令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脇從賊衆後得歸來者懿宗以爲同反總殺之仍生剗取其膽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初孫萬榮別帥何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至是時人號懿宗與阿小爲兩何爲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懿宗又自天授已來嘗受中旨推鞠制獄王公大臣多被陷成其罪時人以爲周興來俊臣之亞焉神龍初隨例降爵封耿國公累

轉懷州刺史尋卒攸暨則天伯父士讓孫也天授中封士讓爲楚王攸暨封千乘郡王賜爵實封三百戶兄攸寧爲建昌郡王實封四百戶攸寧歷遷鳳閣侍郎納言冬官尚書病卒攸暨初爲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授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將軍進封定王又加實封三百戶俄又改安定郡王歷遷司禮卿左散騎常侍加特進神龍中拜司徒復封定王實封滿一千戶固辭不拜尋而隨例降封樂壽郡王拜右散騎常侍加開府儀同三司延秀等誅後又降封楚國公延和元年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追封定王尋以公主謀逆令平毀其墓太平公

主者高宗少女也以則天所生特承恩寵初永隆年降駙馬薛紹紹垂拱中被誣告與諸王連謀伏誅則天私殺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豐碩方額廣頤多權畧則天以爲類已每預謀議宮禁嚴峻事不令洩公主亦畏懼自檢但崇飾邸第二十餘年天下獨有太平一公主父爲帝母爲后夫爲親王子爲郡王貴盛無比永淳已前朝制親王食實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出降三百戶公主加五十戶太平食湯沐之邑一千二百戶聖曆初加至三千戶神龍元年預誅張易之謀有功進號鎮國太平公主相王加號安國相王並食實封通前五

千戶賞賜不可勝紀公主薛氏二男二女武氏二男一女並食實封又相王衛王重俊成王千里宅遣衛士宿衛環其所居十步置一仗舍持兵巡徼同於宮禁太平長寧安樂三公主置鋪一如親王二年正月置公主府景龍二年公主男崇簡崇敏崇崇行同授三品與漁陽王兄弟四人同制時中宗仁善韋后上官昭容用事禁中皆以爲智謀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日益豪橫進達朝士多至大官詞人後進造其門者或有貧窘則遺之金帛士亦翕然稱之及唐隆元年六月韋后作逆稱制僞尊溫王玄宗居臨淄邸憤之將清內難公主又預其謀

令男崇簡從之及立溫王數日天下之心歸於相府難爲其議公主入啟幼主以王室多故資於長君乃提下幼主因與立宗大臣尊立睿宗公主頻著大勲益尊重乃加實封五千戶通前滿一萬戶公主子崇行崇敏崇簡三人封異姓王崇行國子祭酒四人九卿三品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所言皆聽薦人或驟歷清職或至南北衙將相權移人主軍國大政事必叅決如不朝謁則宰臣就第議其可否公主由是滋驕田園遍於近甸膏腴而市易造作器物吳蜀嶺南供送相屬於路綺疏寶帳音樂輿乘同於宮掖侍兒披羅綺常數百人蒼頭監媼

必盈千數外州供狗馬玩好滋味不可紀極有胡僧惠
範家富於財寶善事權貴公主與之私奏爲聖善寺主
加三品封公殖貨流於江劍公主懼玄宗英武乃連結
將相專謀異計其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常元階李
慈掌禁兵常私謁公主先天二年七月玄宗在武德殿
事漸危逼乃勒兵誅其黨竇懷貞蕭至忠岑羲等公主
遽入山寺數日方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
數十人籍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侷於御府馬牧羊
牧田園質庫數年徵歛不盡惠範家產亦數十萬貫攸
緒惟良子也少有志行天授中封安平郡王歷遷殿中

監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聖曆中棄官隱于嵩山以
琴書藥餌爲務中宗卽位以安車備禮徵之降書曰朕
聞大隱忘情不去朝市至人無迹何所凝滯王高標峻
尚雅操孤貞有咸一之用弘體二之德學究深遠理實
精微草芥貂蟬錙銖纓紱蔭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邸而
卧清溪逍遙林壑傲睨箕穎有年歲矣朕虔膺聖曆重
闡皇基保乂邦家寧輯區寓求賢採彥俯谷窺山王之
所居接近嵩岳長望高烈思滿風烟駐驂喬巖追尋大
隗鳴鑿峒岫詢訪廣成機務殷繁有懷莫遂今遣國子
司業杜慎盈以禮命徵辟掃夔龍之第虛稷契之筵神

化丹青朕之志也豈以黃屋之貴傾彼白雲之心通變之宜希從降志延貯閫闔若在汾陽攸緒應召至都授太子賓客尋請歸嵩山制從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于定鼎門外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誅戮唯攸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睿宗卽位又降勅曰頃以賊臣結黨后族擅權扇動宮闈肆行鳩毒靈祇所感姦惡伏誅今得宗社乂安天地交泰卿久厭簪紱早慕林泉守道不回見幾而作興言高尚有足嘉稱但怒用不遷罪無相及爲善有驗卿之謂與或慮驚疑故令慰謝其見重如此尋徵爲太子賓客不就開元二年攸緒

又請就廬山居止制不許仍令州縣數加存問不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薛懷義者京兆鄠縣人本姓馮名小寶以鬻臺貨爲業偉形神有膂力爲市於洛陽得幸於千金公主侍兒公主知之入宮言曰小寶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因得召見恩遇日深則天欲隱其迹便於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又以懷義非士族乃改姓薛令與太平公主壻薛紹合族令紹以季父事之自是與洛陽大德僧法明處一惠儼稜行感德感知靜軌宣政等在內道場念誦懷義出入乘廐馬中官侍從諸武朝貴匍匐禮謁人間呼爲薛

師垂拱初說則天於故洛陽城西脩故白馬寺懷義自
護作寺成自爲寺主頗恃恩狂蹶其下犯法人不敢言
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劾之懷義遇勗於途令從者
毆之幾死又於建春門內敬愛寺別造殿宇改名佛授
記寺垂拱四年拆乾元殿於其地造明堂懷義充使督
作凡役數萬人曳一大木千人置號頭頭一囑千人齊
和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二百尺又於明堂北起天堂
廣袤亞於明堂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
永昌中突厥默啜犯邊以懷義爲清平道大總管率軍
擊之至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加輔國大將軍進右衛

大將軍改封鄂國公柱國賜帛二千段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懷義與法明等九人並封縣公賜物有差皆賜紫袈裟銀龜袋其僞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則天將革命誅殺宗屬諸王唯千金公主以巧媚善進奉獨存抗疏請以則天爲母因得曲加恩寵改邑號爲延安大長公主加實封賜姓武氏以子克父娶魏王武承嗣女內門參問不限早晚進則盡歡長壽二年默啜復犯塞又以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李多祚蘇宏暉爲將未行改朔方

道行軍大總管以內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侍郎
平章事蘇味道爲行軍司馬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
等十八將軍以討之未行虜退乃止懷義後厭入宮中
多居白馬寺刺血畫大像選有膂力白丁度爲僧數滿
千人侍御史周矩疑其姦奏請劾之不許固請之則天
曰卿且退朕卽令去矩至臺薛師亦至乘馬蹋階而下
便坦腹於牀矩召臺吏將按之遽乘馬而去矩具以聞
則天曰此道人風病不可苦問所度僧任卿勘當矩按
之窮其狀以聞諸僧悉配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爲
薛師所構下獄免官後有御醫沈南璆得幸薛師恩漸

衰恨怒頗甚證聖中乃焚明堂天堂並爲灰燼則天愧而隱之又令懷義充使督作乃於明堂下置九州鼎鑄銅爲十二屬形象置於北辰位皆高一丈懷義率人作號頭安置之其後益驕倨則天惡之令太平公主擇脅力婦人數十密防慮之人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乳母張夫人令壯士縛而縊殺之以輦車載屍送白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

韋溫中宗韋庶人從父兄也父玄儼高宗末官至許州刺史玄儼弟玄貞初爲普州叅軍以女爲皇太子妃擢拜豫州刺史中宗嗣位妃爲后及帝降爲廬陵王玄貞

配流欽州而死后母崔氏爲欽州首領寧承兄弟所殺
玄貞有四子洵浩洞泚亦死於容州后二妹逃竄獲免
間行歸長安及中宗復位韋氏復爲皇后其日追贈玄
貞爲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諫曰孔子曰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
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爲皇王令圖子孫明鏡匡復未
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尚知未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
今萬姓顛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頌延頸向風欣然
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議之卽先朝
贈太原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尊木起於孽莪誠

可惜也。渙汗旣行，難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弘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是則巍巍聖鑒，無得而稱疏。奏不省。尋又追贈玄貞爲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玄儼爲特進、并州大都督。魯國公遣使迎玄貞及崔氏喪柩歸京師。又遣廣州都督周仁軌率兵討斬。寧承兄弟以其首祭于崔氏，擢拜仁軌左羽林大將軍。賜爵汝南郡公，食實封五百戶。及玄貞等柩將至上，與后登長樂宮望喪而泣，加贈玄貞爲鄴王。諡曰文獻。仍號其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各置官員并給戶一百人。守衛灑掃。又贈玄貞子洵爲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

卿武陵郡王洞衛尉卿淮南郡王泚太僕卿上蔡郡王亦遣使迎其喪柩於京師溫神龍中累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湑左羽林將軍封曹國公后妹夫陸頌爲國子祭酒馮太和爲太常少卿太和尊卒又適嗣虢王邕湑子捷尚成安公主溫從祖弟濯尚定安公主皆拜駙馬都尉景龍三年溫遷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仍遙授揚州大都督溫等旣居榮要燻灼朝野時人比之武氏湑及陸頌相次病卒賻贈甚厚及中宗崩后令溫總知內外兵馬守援宮掖又引從子播族弟璿弟捷濯等分掌屯營及左右羽林軍臨淄王討韋氏溫等皆坐

斬宗族無少長皆死語在韋庶人傳睿宗卽位仍令削平玄貞及洵等墳墓

王仁皎玄宗王庶人父也景龍中官至長上果毅玄宗卽位以后父歷將作大匠太僕卿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仁皎不預朝政但厚自奉養積子女財貨而已開元七年卒贈太尉官供葬事柩車旣發上於望春亭遙望之令張說爲其碑文玄宗親書石焉子守一守一與后雙生守一與玄宗有舊及上登極以清陽公主妻之從討蕭至忠岑羲等有功自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特封晉國公累轉太子少保父卒襲爵祁國公十一年

坐與庶人潛通左道左遷柳州司馬行至藍田驛賜死
守一性貪鄙積財巨萬及籍沒其家財帛不可勝計

吳淑章敬皇后之弟也濮州濮陽人祖神泉位終縣令
父令珪益州郫縣丞寶曆二年代宗始封拜外族贈神
泉司徒令珪太尉令珪母弟前宣城令令瑤爲開府儀
同三司太子家令封濮陽郡公中郎將令瑜爲開府儀
同三司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淑時爲盛王府錄事叅軍
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以元舅遷鴻臚
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淑雖居戚屬恭遜謙
和人皆重之涇師之亂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謂德宗

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戎首佇當効順宜擇大臣一人入京師慰諭以觀其心上召從幸羣臣言之皆憚其行淑起奏曰不以臣才望無堪臣願此行德宗甚悅淑退而謂人曰人臣食君之祿死君之難臨危自計非忠也吾忝戚屬今日委身於賊誠知必死不欲聖情慊於無人犯難也卽日齎詔見泚深陳上待屬之意時泚逾謀已定貌雖從命而心已異乃留淑於客省竟被害上聞之悲悼不已贈太子太傅賜其家實封二百戶一子五品正員官勅收城日葬事官給第湊湊寶曆中與兄淑同日開府授太子詹事俱封濮陽郡公湊以兄

第三品固辭太過乞授卑官乃以湊檢校太子賓客兼太子家令充十宅王使累轉左金吾衛大將軍湊小心謹慎智識周敏特承顧問偏見委信大曆中滑帥令狐彰沐帥田神功相次歿於理所時藩方兵驕乘戎帥喪亡人情多梗代宗命湊銜命撫慰至必委曲說諭隨所欲爲之奏請皆得軍民和協帝深重之宰臣元載弄權招致賄賂醜迹日彰帝惡之將加之法恐左右洩漏無與言者唯與湊密計圖之及收載於內侍省同列王縉其黨楊炎王昂韓洄包佶韓會等皆當從坐籍沒湊諫救百端言法宜從寬縉等從坐理不至死若不降以等

差一例極刑恐虧損聖德繇是縉等得減死流貶之大曆末丁繼母喪免建中初起爲右衛將軍兼通州刺史貞元初入爲太子賓客出爲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爲政勤儉清苦美譽日聞宰相竇參以私怨惡之數加譖毀又言湊風病不任趨馳德宗召湊至京師對于別殿上令殿上行走以驗其病否由是悟參之誣因是惡參尋以湊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使以代叅之黨李翼會劉玄佐卒以湊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使時汴州軍亂殺牙將曹金岸縣令李邁謀立玄佐子士寧上將遣兵送湊赴

鎮召宰臣議竇參深沮其行恐軍中拒命乃召湊迴授右金吾衛大將軍而以梁宋節鉞授士寧貞元十四年春夏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臯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湊面授京兆尹卽日令視事經宿方下制湊孜孜爲理以勤儉爲務人樂其政時宮中選內官買物於市倚勢強買物不充價人畏而避之呼爲宮市掌賦者多與中貴人交結假借不言其弊湊爲京尹便殿從容論之曰物議以中人買物於市稍不便於人此事甚細虛掇流議凡宮中所須責臣可辦不必更差中使若以臣府縣外吏不合預聞宮中所須則乞選內官年高謹重

者充宮市令庶息人間論議又奏掌閑曠騎飛龍內園芙蓉及禁軍諸司等使雜供手力資課太多量宜減省上多從之初府掾吏以湊起自戚藩不諳簿領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方呈冀免指撻瑕病湊雖倉卒閱視必指其姦倖之處下筆決斷無毫釐之差掾吏非大過不行笞責而召面按問詰責而釋之吏尤惕厲庶務咸舉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繼薨歿上深追念葬送之儀頗厚召集工役載土築墳妨民農務湊候上顧問極言之宗屬門吏以湊論諫太繁恐上厭苦每以簡約規之湊曰聖上明哲憂勞四海必不以公主太子

之鍾念而忽疲民但人多順旨不言若再三啟諫必動宸情則生民受賜長吏不言是爲阿旨如窮民上訴罪在何人議者重之以能政兼兵部尚書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湊於德宗爲老舅漢魏故事多退居散地纔免罪戾而已湊自貞元已來特承恩顧歷中外顯貴雖聖獎隆深亦由湊小心辦事奉職有方故也湊旣疾不召巫醫藥不入口家人泣而勉之對曰吾以凡才濫因外戚進用起家便授三品歷顯位四十年壽登七十爲人足矣更欲何求古之以親戚進用

者罕有善終吾得歸全以侍先人幸也德宗知之令御醫進藥不獲已服之貞元十六年四月卒時年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罷朝一日

竇覲昭成皇后族姪父光華原尉覲以親蔭釋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鄜坊節度臧希讓奏爲判官累授監察殿中侍御史檢校工部員外郎坊州刺史興元元年討李懷光於河中詔覲以坊州兵七百人屯郿陽賊平以功兼御史中丞遷同州刺史入朝爲戶部侍郎覲無他才伎爲吏有計數又以韓滉子壻故藩府辟召遂歷牧守宰相竇參覲再從姪參少依覲及參秉政力薦於朝

故有二卿之拜數月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
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旣非德舉人咸薄之赴
鎮旬日暴卒詔贈禮部尚書

柳晟者肅宗皇后之甥母和政公主父潭官至太僕卿
駙馬都尉晟少無檢操代宗於諸甥之中特加撫鞠俾
與太子諸王同學授詩書恩寵罕比累試太常卿德宗
卽位以與晟幼同硯席尤親之涇師之亂從幸奉天晟
密啟曰願受詔入京城遊說羣賊冀其攜貳德宗壯而
許之晟與賊帥多有舊出入其門說誘之事洩爲朱泚
所擒械之於獄晟有力乃於獄中穿垣破械而遁落髮

爲僧闕道歸行在遷將作少監元和初檢校工部尚書
與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罷鎮入朝以違詔進奉爲御
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俄充入迴鶻冊立使復命遷左金
吾衛大將軍元和十三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子顏琅邪臨沂人莊憲皇后之父也祖思敬少從軍
累試太子賓客父難得有勇決善騎射天寶初爲河源
軍使吐蕃贊普王子郎支都有勇乘諳真馬寶鈿裝鞍
出陣求鬪無敢與校者難得挾槍奮馬突前刺殺郎支
都斬其首傳於京師軍還玄宗召見之令於殿前乘馬
挾槍作刺郎支都之狀賜以錦袍金帶累拜金吾將軍

同正員天寶七載從哥舒翰擊吐蕃於積石虜吐谷渾
王子悉弄叅及子壻悉頰藏而還累拜左武衛將軍關
西遊奕使九載擊吐蕃收五橋拔樹敦城補白水軍使
十三載從收九曲加特進祿山之叛從哥舒翰戰於潼
關關門不守從肅宗幸靈武時行在闕軍賞難得進絹
三千疋及金銀器等至德初試衛尉卿與平軍使兼鳳
翔都知兵馬使進收京城與賊軍戰其下靳元曜戰酣
墮馬難得馳救之賊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鄣目難得自
拔去箭并皮掣落馳馬復戰血流被面而抗賊不已肅
宗深嘉之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累封琅邪郡公

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子顏少從父征
役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衛尉卿生后而卒順宗內
禪以后生憲宗皇帝褒贈先代思敬司徒難得太傅子
顏太師顏子重榮官至福王傅用官至太子賓客金吾
將軍

贊曰戚里之賢避寵畏權不卹禍患鮮能保全福盈者
敗勢壓者顛武之惟良明於自然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武承嗣傳高平郡王駙馬都尉崇訓爲鄴國公○

臣酉

按前三思男崇訓爲高陽王新書亦作高陽且重規已封高平矣平字必是陽字之訛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三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宦官

楊思勗

高力士

李輔國

程元振

魚朝恩

劉希暹
賈明觀

竇文場

霍仙鳴

俱文珍

吐突承璀

王守澄

田令孜

楊復光

楊復恭

唐制有內侍省其官員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謁者

監六人內給事八人謁者十二人典引十八人寺伯二人寺人六人別有五局掖廷局掌宮人簿籍宮闈局掌宮內門禁其屬有掌扇給使等員奚官局掌宮人疾病死喪內僕局掌宮中供帳燈燭內府局主中藏給納五局有令丞皆內官爲之貞觀中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至永淳末向七十年權未假於內官但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則天稱制二十年間差增員位中宗性慈務崇恩貸神龍中宦官三千餘人超授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尚寡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宮禁中官稍稱旨者卽授三

品左右監門將軍得門施棨戟開元天寶中長安大內
大明興慶三宮皇子十宅院皇孫百孫院東都大內上
陽兩宮大率宮女四萬人品官黃衣已上三千人衣朱
紫者千餘人後李輔國從幸靈武程元振翼衛代宗怙
寵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預國政亦未全握兵權
代宗時子儀北伐親王東討遂特立觀軍容宣慰使命
魚朝恩爲之然自有統帥亦監領而已德宗避涇師之
難幸山南內官竇文場霍仙鳴擁從賊平之後不欲武
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軍欲委宦者主之乃置
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分掌禁兵以文場仙鳴爲

兩中尉自是神策親軍之權全歸於宦者矣自貞元之
後威權日熾蘭錡將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帥必以賄成
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元和之季毒被乘
輿長慶纘隆徒鬱枕干之憤臨軒暇逸旋忘塗地之寃
而易月未除滔天盡怒甲第名園之賜莫匪伶官朱袍
紫綬之榮無非巷伯是時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
十八人內則叅秉戎權外則監臨藩嶽文宗包祖宗之
恥痛肘腋之讐思翦厲階去其太甚宋申錫言未出口
尋以破家李仲言謀之不臧幾乎敗國何竇之徒轉蹶
讓珪之勢尤狂五十餘年禍胎愈煽昭宗之季所不忍

聞臣遍覽前書考茲覆轍試言大較庶竭其源何者自書契已來不無閭寺況垂之天象備見職官卽如秦皇漢武宮闈之內宦官以侍宴遊但英睿之君措置斯得及荒僻之主奢蕩是求委番聚噉犒之徒飾姬姜狗馬之玩外言不入惟欲是從雖並列五侯猶爲賞薄遍封萬戶尚慊恩疎苟思捧日之勤遂據迴天之勢及三綱錯亂四海崩離袁本初之入北宮無鬚殆盡石冉閔之攻鄴下內豎咸誅旋至殄瘁邦家不獨感傷和氣淫刑斯逞可爲傷心向使不假威權但趨帷帳何止四星終吉抑亦萬乘延洪昔賢爲社鼠之喻不其然乎今錄楊

思勗已下所行事以爲鑒誠云

楊思勗本姓蘇羅州石城人爲內官楊氏所養以閹從事內侍省預討李多祚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思勗有膂力殘忍好殺從臨淄王誅韋氏遂從王爲爪士累遷右監門衛將軍開元初安南首領梅玄成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府詔思勗將兵討之思勗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玄成遽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竟爲官軍所擒臨陣斬之盡誅其黨與積屍爲京觀而還十二年五谿首領覃行璋作亂思勗復受詔率兵討之

生擒行璋斬其黨三萬餘級以軍功累加輔國大將軍
後從東封又加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十四年邕州賊
帥梁大海擁賓橫等數州反叛思勗又統兵討之生擒
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餘黨二萬餘級復積屍爲京觀
十六年隴州首領陳行範何遊魯馮璘等聚徒作亂陷
四十餘城行範自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
王割據嶺表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萬
人進討兵至隴州臨陣擒遊魯馮璘斬之行範潛竄深
州投雲際盤遼二洞思勗悉衆攻之生擒行範斬之斬
其黨六萬級獲口馬金玉巨萬計思勗性剛決所得俘

囚多生剝其面或髣髮際掣去頭皮將士已下望風慴
憚莫敢仰視故所至立功內給事牛仙童使幽州受張
守珪厚賂玄宗怒命思勗殺之思勗縛架之數日乃探
取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其殘酷如此二十八年
卒時年八十餘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馮少闡與同類金剛二人聖曆元
年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入宮則天嘉其黠惠總角修
整令給事左右後因小過撻而逐之內官高延福收爲
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來三思第歲餘則
天復召入禁中隸司宮臺廩食之長六尺五寸性謹密

能傳詔勅授宮闈丞景龍中玄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
接以恩顧及唐隆平內難昇儲位奏力士屬內坊日侍
左右擢授朝散大夫內給事先天中預誅蕭岑等功超
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同正員開元初加右監門衛
將軍知內侍省事玄宗尊重宮闈中官稍稱旨卽授三
品將軍門施棨戟故楊思勗黎敬仁林招隱尹鳳祥等
貴寵與力士等楊則持節討伐黎林則奉使宣傳尹則
主書院其餘孫六韓莊楊八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
道斌李大宜朱文輝郭全邊令誠等殿頭供奉監軍入
蕃教坊功德主當皆爲委任之務監軍則權過節度出

使則列郡辟易其郡縣豐贍中官一至軍則所冀千萬計修功德市鳥獸詣一處則不啻千貫皆在力士可否故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菓園池沼中官叅半於其間矣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玄宗常曰力士當上我寢則穩故常止於宮中稀出外宅若附會者想望風彩以冀吹噓竭肝膽者多矣宇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因之而取將相高位其餘職不可勝紀肅宗在春宮呼爲二兄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爲爺力士於寢殿側簾帷中休息殿側亦有一

院中有修功德處雕甍璀璨窮極精妙力士謹慎無大過然自宇文融已下用權相噬以紊朝綱皆力士之由又與時消息觀其勢候雖至親愛臨覆敗皆不之救力士義父高延福夫妻正授供奉嶺南節度使於潘州求其本母麥氏送長安令兩媪在堂備於甘脆金吾大將軍程伯獻與力士結爲兄弟麥氏亡伯獻於靈筵散髮具縗經受賓弔荅十七年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開元初瀛州呂玄晤作吏京師女有姿色力士娶之爲婦擢玄晤爲少卿刺史子弟皆爲王傅呂夫人卒葬城東葬禮甚盛中外爭致祭贈充溢衢路自第

至墓車馬不絕天寶初加力士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
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七載加驃騎大將軍力士資產
殷厚非王侯能擬於來庭坊造寶壽佛寺興寧坊造華
封道士觀寶殿珍臺侔於國力於京城西北截灑水作
碾並轉五輪日破麥三百斛初寶壽寺鍾成力士齋慶
之舉朝畢至凡擊鍾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
十杵少尚十杵其後又有華州袁思藝特承恩顧然力
士巧密人悅之思藝驕倨人士疎懼之十四載置內侍
省內侍監兩員秩正三品以力士思藝對任之玄宗幸
蜀思藝走投祿山力士從幸成都進封齊國公從上皇

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上元元年八月
上皇移居西內甘露殿力士與內官王承恩魏悅等因
侍上皇登長慶樓爲李輔國所構配流黔中道力士至
巫州地多薺而不食因感傷而詠之曰兩京作芹賣五
谿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三月會
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國事始知上皇厭代力士北
望號慟嘔血而卒代宗以其耆宿保護先朝贈揚州大
都督陪葬秦陵

李輔國本名靜忠閑廐馬家小兒少爲闈貌陋粗知書
計爲僕事高力士年且四十餘令掌廐中簿籍天寶中

閑廐使王鉷嘉其畜牧之能薦入東宮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輔國侍太子扈從至馬嵬誅楊國忠輔國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趨朔方以圖興復輔國從至靈武勸太子卽帝位以系人心肅宗卽位擢爲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仍賜名護國四方奏事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之輔國不茹葷血常爲僧行視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爲善從幸鳳翔授太子詹事改名輔國肅宗還京拜殿中監閑廐五坊宮院營田栽接總監等使又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勾當少府殿中二監都使至德二年十二月加開

府儀同三司進封邲國公食實封五百戶宰臣百司不
時奏事皆因輔國上決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
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卽加推訊府縣按鞠三
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勅無敢異議
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
五郎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
禮謂之五父肅宗又爲輔國娶故吏部侍郎元希聲姪
擢女爲妻擢弟挹時並引入臺省擢爲梁州長史輔國
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賜內宅居止上皇自蜀還
京居興慶宮肅宗自夾城中起居上皇時召伶官奏樂

持盈公主往來宮中輔國常陰候其隙而間之上元元年上皇嘗登長慶樓與公主語劔南奏事官過朝謁上皇令公主及如仙媛作主人輔國起微賤貴達日近不爲上皇左右所禮慮恩顧或衰乃潛畫奇謀以自固因持盈待客乃奏云南內有異謀矯詔移上皇居西內送持盈於玉真觀高力士等皆坐流竄二年八月拜兵部尚書餘官如故詔羣臣於尚書省送上賜御府酒饌太常樂武士戎服夾道朝列畢會輔國驕恣日甚求爲宰臣肅宗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允朝望如何輔國諷僕射裴冕聯章薦已肅宗密謂宰臣蕭華曰輔國欲

帶平章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不對問裴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截宰臣下可得也華復入奏上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銜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宰臣等不可謁見輔國誣奏華專權請黜之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罷華知政事守禮部尚書及帝崩華竟被斥逐代宗卽位輔國與程元振有定策功愈恣橫私奏曰大家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怒其不遜以方握禁軍不欲遽責乃尊爲尚父政無巨細皆委叅決五月加司空中書令食實封八百戶程元振欲奪其權請上漸加禁制乘其有間乃罷輔國判元帥行軍事其閑廐已

下使名並分授諸貴仍移居外輔國始懼茫然失據詔
進封博陸王罷中書令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修謝
表閹吏止之曰尚父罷相不合復入此門乃氣憤而言
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於地下事先帝上猶優詔
荅之十月十八日夜盜入輔國第殺輔國攜首臂而去
詔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程元振以宦者直內侍省累遷至內射生使寶應末肅
宗晏駕張皇后與太子有怨恐不附已引越王係入宮
欲令監國元振知其謀密告李輔國乃挾太子誅越王
并其黨與代宗卽位以功拜飛龍副使右監門將軍上

柱國知內侍省事尋代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
兵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封保定縣侯充寶
應軍使九月加驃騎大將軍封邠國公贈其父元貞司
空母郟氏趙國夫人是時元振之權甚於輔國軍中呼
爲十郎元振常請託於襄陽節度使來瑱瑱不從及元
振握權徵瑱入朝瑱遷延不至廣德元年破裴茂遂入
朝拜兵部尚書元振欲報私憾誣瑱之罪竟坐誅宰臣
裴冕爲肅宗山陵使有事與元振相違乃發小吏贓私
貶冕施州刺史來瑱名將裴冕元勳二人旣被誣陷天
下方鎮皆解體元振猶以驕豪自處不顧物議九月吐

蕃党項入犯京畿下詔徵兵諸道卒無至者十月蕃軍
至便橋代宗蒼黃出幸陝州賊陷京師府庫蕩盡及至
行在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誅元振以謝天下代宗
顧人情歸咎乃罷元振官放歸田里家在三原十二月
車駕還京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與御
史大夫王昇飲酒爲御史所彈詔曰族談錯立法尚不
容同惡陰謀議當從重有一於此情實難原程元振性
惟兇復質本庸愚蕞爾之身合當萬死頃已寬其嚴典
念其微勞屈法伸恩放歸田里仍乖克己尚未知非旣
忘含煦之仁別貯覬覦之望敢爲嘯聚仍欲動搖不令

之臣共爲睥睨妄談休咎仍懷怨望束兵裹甲變服潛行無顧君親將圖不軌按驗皆是無所逃刑首足異門未云塞責朕猶不忘薄効再捨罪人特寬斧鉞之誅俾正投荒之典宜長流榛州百姓委京兆府差綱遞送路次州縣差人防援至彼捉拘勿許東西縱有非常之赦不在會恩之限凡百寮庶宜體朕懷

魚朝恩天寶末以宦者入內侍首初爲品官給事黃門性黠惠善宣荅通書計至德中常令監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於相州不立統帥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名自朝恩始也以功累加左監門衛大將

軍時郭子儀頻立大功當代無出其右朝恩妬其功高
履行間諜子儀悉心奉上殊不介意肅宗英悟特察其
心故朝恩之間不行自相州之敗史思明再陷河洛朝
恩常統禁軍鎮陝以殿東夏廣德元年西蕃入犯京畿
代宗幸陝時禁軍不集徵召離散北至華陰朝恩大軍
遽至迎奉六師方振繇是深加寵異改爲天下觀軍容
宣慰處置使時四方未寧萬務事殷上方注意勲臣朝
恩專典神策軍出入禁中賞賜無算朝恩性本凡劣恃
勲自伐靡所忌憚時引腐儒及輕薄文士於門下講授
經籍作爲文章粗能把筆釋義乃大言於朝士之中自

謂有文武才幹以邀恩寵上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光祿鴻臚禮賓內飛龍閑殿等使赴國子監視事特詔宰臣百寮六軍將軍送上京兆府造食教坊賜樂大臣羣官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附學生列於監之廊下待詔給錢萬貫充食本以供學生厨料朝恩恣橫求取無厭凡有奏請以先允爲度幸臣未有其比大曆二年朝恩獻通化門外賜莊爲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仍請以章敬爲名復加興造窮極壯麗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費乃奏壞曲江亭館華清宮觀樓及百司行廨將相没官宅給其用土木之役僅逾萬億三年讓判國子監

事加韓國公章敬太后忌日百寮於興唐寺行香朝恩
置齋饌於寺外之車坊延宰臣百寮就食朝恩恣口談
時政公卿惕息戶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以
正言折之朝恩不悅乃罷會後嘗釋奠於國子監宰臣
百寮皆會朝恩講易徵鼎卦覆餗之義以譏元載載心
銜之陰圖除去之上以朝恩太橫亦惡之載欲伺其便
巧中傷之乃用心腹崔昭爲京兆尹伺朝恩出處昭不
悛財賂潛與朝恩黨陝州觀察使皇甫溫相結溫與昭
協自是朝恩動靜載皆知之巨細悉以聞上益怒朝恩
未之察日以驕橫載奏加朝恩實封又加皇甫溫權位

以肆其欲五年朝恩所昵武將劉希暹微有過忤上諷之詔罷朝恩觀軍容使加實封通前一千戶朝恩始疑然每朝謁恩顧如常亦不以載爲意會寒食宴近臣朝恩入謁先是每宴罷必出還營是日有詔留之朝恩始懼言頗悖慢上亦以舊恩不之責是日朝恩還第自經而卒劉希暹亦下獄賜死

希暹出自戎伍有膂力形貌光偉以騎射聞朝恩用之爲神策都虞候封交河郡王善候朝恩意旨深被委信累遷至太僕卿與兵馬使王駕鶴同掌禁兵所爲不法諷朝恩於北軍置獄召坊市兇惡少年羅織城內富人

誣以違法捕置獄中忍酷考訊錄其家產並沒於軍或有舉選之士財貨稍殷客於旅舍遇橫死者非一坊市苦之謂之入地牢捕賊吏有賈明觀者尤凶蠹以屢置大獄家產巨萬希暹黨之地在禁密人無敢言者朝恩死上寬宥之以素志非順慮不見容常自疑懼與王駕鶴聯職希暹辭多不遜駕鶴純謹上信任之至是以希暹語上聞乃誅之

賈明觀者本萬年縣捕賊吏事希暹恣爲兇惡毒甚豺狼朝恩希暹旣死元載復受明觀姦謀潛容之特奏令江西効力明觀將出城百姓數萬人懷磚石候之載令

市吏止約明觀在洪州二年觀察使魏少遊容之及路
嗣恭代少遊至郡之日召明觀笞殺之識者減魏之名
多路之正朝恩素待禮部尚書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
支第五琦二人亦坐貶官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在東宮事德宗初魚朝恩誅後內
官不復典兵德宗以親軍委白志貞志貞多納豪民賂
補爲軍士取其傭直身無在軍者但以名籍請給而已
涇師之亂帝召禁軍禦賊志貞召集無素是時並無至
者唯文場仙鳴率諸宦者及親王左右從行志貞貶官
左右禁旅悉委文場主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德宗還

京頗忌宿將凡握兵多者悉罷之禁旅文場仙鳴分統焉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帥禁軍乃以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神策護軍中尉右神威軍使張尚進爲右神策中護軍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自文場等始也時竇霍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多出禁軍臺省清要時出其門文場累加驃騎大將軍是歲仙鳴病帝賜馬十匹令於諸寺爲僧齋以祈福久病不愈十四年倉卒而卒上疑左右小使正將食中加毒配流者數十人仙鳴死後以開府內常侍第五守亮爲右軍中尉文場連表請

致仕許之十五年已後楊志廉孫榮義爲左右軍中尉亦踵竇霍之事怙寵驕恣貪利旨寵之徒利其納賄多附麗之至於貞元末宦官復盛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與韋執誼謀奪神策軍權乃用宿將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事未行爲內官俱文珍等所排叔文貶而止俱文珍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性忠正剛而蹈義順宗卽位風疾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於帝復宣之於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朝士柳宗元劉禹錫韓日華等圖議然後下中書俾韋執誼施行故王之權振天下叔文欲奪

宦者兵權每忠言宣命內臣無敢言者唯貞亮建議與
之爭知其朋徒熾慮隳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
尚衍解玉等謀奏請立廣陵王爲皇太子勾當軍國大
事順宗可之貞亮遂召學士衛次公鄭綱李程王涯入
金鑿殿草立儲君詔及太子受內禪盡逐叔文之黨政
事悉委舊臣時議嘉貞亮之忠蓋累遷至右衛大將軍
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憲宗思其翊戴之功贈開府
儀同三司

吐突承璀幼以小黃門直東宮性慧敏有才幹憲宗卽
位授內常侍知內省事左監門將軍俄授左軍中尉功

德使四年王承宗叛詔以承璀爲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等使內侍省常侍宋惟澄爲河南陝州河陽已東館驛使內官曹淮玉劉國珍馬江朝等分爲河北行營糧料館驛等使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改爲充鎮州已東招撫處置等使及承璀率禁軍上路帝御通化門樓慰諭遣之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爲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爲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及

承宗表至朝廷議罷兵承瓘班師仍爲禁軍中尉段平仲抗疏極論承瓘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爲軍器使俄復爲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時弓箭庫使劉希先取羽林大將軍孫疇錢二十萬以畀方鎮事發賜死辭相告訐事連承瓘乃出爲淮南節度監軍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性狂險投匭上書論希先承瓘無罪不宜貶戮諫議大夫知匭事孔戣見涉疏之副本不受其章涉持疏於光順門欲進之戣上疏論其纖邪貶涉陝州司倉上待承瓘之意未已而宰相李絳在翰林時數論承瓘之過故出之八年欲召承瓘還乃

罷絳相位承瓘還復爲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瓘建議請立澧王寬爲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宥穆宗卽位銜承瓘不佑已誅之敬宗時中尉馬存亮論承瓘之寃詔雪之仍令假子士暉以禮收葬

王守澄元和末宦者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慶等弑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時守澄與中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皇帝長慶中守澄知樞密事初元和中守澄爲徐州監軍遇翼城醫人鄭注出入節度使李勣家注敏悟過人博通典藝碁弈醫卜尤臻於妙人見之者無

不歡然注嘗爲李愬煮黃金服一刀圭可愈痿弱重腿
之疾復能反老成童愬與守澄服之頗効守澄知樞密
薦引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注多奇詭每與守澄言必
通夕文宗卽位守澄爲驃騎大將軍充右軍中尉注復
得幸於文宗後依倚守澄大爲姦弊文宗以元和逾黨
尚在其黨大盛心常憤惋端居不怡翰林學士宋申錫
嘗獨對探知上畧言其意申錫請漸除其偏帝亦以申
錫沉厚有方畧爲其事可成乃用爲宰相申錫謀未果
爲注所察守澄乃令軍吏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
逾申錫坐貶宰相李逢吉從子訓與注交通訓亦機詭

萬端二人情義相得俱爲守澄所重復引訓入禁中爲上講周易旣得幸又探知帝旨復以除宦官謀中帝意帝以訓才辯縱橫以爲其事必捷待以殊寵自流人中用爲學官充侍講學士時仇士良有翌上之功爲守澄所抑位未通顯訓奏用士良分守澄之權乃以士良爲左軍中尉守澄不悅兩相矛盾訓因其惡大和元年帝令內養李好古賫醪賜守澄秘而不發守澄死仍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爲徐州監軍召還至中牟誅之守澄參養訓注反罹其禍人皆快其受佞而惡訓注之陰狡李訓旣殺守澄復惡鄭注乃奏用注爲鳳翔節度使

訓欲盡誅宦官乃與金吾將軍韓約新除太原節度使王璠新除邠寧節度使郭行餘權御史中丞李孝本權京兆尹羅立言謀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宣政殿百寮班定韓約不奏平安乃奏曰臣當仗解內石榴樹夜來降甘露請陛下幸仗舍觀之帝乘輦趨金吾仗中尉仇士良與諸官先往石榴樹觀之伺知其詐又聞幕下兵仗聲蒼黃而還奏曰南衙有變遂扶帝輦入閣門李訓從輦大呼曰邠寧太原之兵何不赴難衛乘輿者人賞百千於是誰何之卒及御史臺從人持兵入宣政殿院宦官死者甚衆輦旣入閣門內官呼萬歲俄而士

良等率禁兵五百餘人露刃出東上閤門逢人卽殺王
涯賈餗舒元與李訓等四人宰相及王璠郭行餘等十
一人屍橫闕下自是權歸士良與魚弘志至宣宗卽位
復誅其太甚者而閤寺之勢仍握軍權之重焉

田令孜本姓陳咸通中從義父入內侍省爲宦者頗知
書有謀畧自諸司小使監諸鎮用兵累遷神策中尉左
監門衛大將軍乾符中盜起關東諸軍誅盜以令孜爲
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十軍等使京師不守從僖
宗幸蜀鑾輿返正令孜頗有匡佐之功時令孜威權振
天下時關中寇亂初平國用虛竭諸軍不給令孜請以

安邑解縣兩池榷鹽課利全隸神策軍詔下河中王重榮抗章論列言使名久例隸當道省賦自有常規令孜怒用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重榮不奉詔令孜率禁軍討之重榮引太原軍爲援戰於沙苑禁軍大敗京師復亂僖宗出幸寶雞又移幸山南方鎮皆憾令孜生事令孜懼引前樞密楊復恭代已從幸梁州求爲西川監軍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卽令孜之弟也昭宗卽位三川大亂詔宰相韋昭度鎮西川陳敬瑄不受代令孜引閬州刺史王建爲援建素以父事令孜時建方亂東川聞其召也以西蜀可圖欣然赴之建以所領千餘兵至漢州

陳敬瑄以建雄豪難制辭而遣之建曰十軍阿父召子及門而拒鄰藩聞之孰肯相容爲子報令公建至此無所歸也遂遣使上表請討陳敬瑄以自効朝廷嘉之卽命昭度爲招討入蜀加兵經年無功昭度還京建遂絕棧道不通詔使歲中急擊成都陳敬瑄計窘遣令孜出城與建通和建竟自爲蜀帥令孜以義父之故依倚仍舊監軍事旣而陳敬瑄遇醜令孜亦爲建所殺

楊復光內常侍楊玄价之養子也幼以宦者入內侍省慷慨負節義有籌畧爲小黃門監鎮兵征討乾符中賊渠黃巢之犯江西復光爲排陣使遣判官吳彥宏入城

喻朝旨巢卽令其將尚君長奉表歸國招討使宋威害其功併兵擊賊巢怒復作剽朝廷誅尚君長怨怒愈深宋威戰敗復光總其兵權進攻洪州擒賊將徐唐莒詔以荆南節度使王鐸爲招討代宋威復光監忠武軍屯于鄧州以遏賊衝京師陷賊節度使周岌受僞命賊使往來旁午岌嘗夜宴急召復光左右曰周公歸賊必謀害內侍不如勿往復光曰事勢如此義不圖全卽赴之酒酣岌言本朝事復光因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而規利害非丈夫也公自匹夫享公侯之貴豈捨十八葉天子而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之可言乎聲淚俱

發岌亦爲之流涕岌曰吾不能獨力拒賊貌奉而心圖之故召公瀝酒爲盟是夜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於傳舍時秦宗權叛岌據蔡州復光得忠武之師三千入蔡州說宗權俾同義舉宗權遣將王淑率衆萬人從復光收荆襄次鄧州王淑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爲八都鹿晏弘晉暉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皆八都之大將也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勤來逆戰復光敗之進收鄧州獻捷行在中和元年五月也復光乘勝追賊至藍橋丁母憂還尋起復受詔充天下兵馬都監押諸軍入定關輔王重榮爲東面招討使復光以兵會之二年

七月至河中賊將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諭之九月溫以所部來降時賊將李翔守華州巢寇益盛王重榮憂之謂復光曰臣賊則負國拒戰則兵微今日成敗未可知也公其圖之復光曰鴈門李僕射以雄武振北陲其家尊與吾先世同患難李鴈門奮不顧身自播遷已來徵兵未至者蓋太原阻路也如以朝旨諭鄭公詔到其軍必至重榮曰善王鐸遣使奉墨詔之太原太原以兵從之及收京城三敗巢賊復光與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難功烈居多其年六月卒於河中時年四十二復光雖黃門近幸然慷慨有大志善撫士卒及死之日軍

中慟哭累日身後平賊立功者多是復光部下門人故將也諸假子守亮興元節度使守宗忠武節度使守信商州防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其餘以守爲名者數十人皆爲牧守將帥

楊復恭貞元末中尉楊志廉之後志廉子欽義大中朝爲神策中尉欽義子三人玄翼玄价玄寔玄翼咸通中掌樞密玄寔乾符中爲右軍中尉玄价河陽監軍復恭卽玄翼子也以父幼爲宦者入內侍省知書有學術每監諸鎮兵龐勛之亂監陣有功自河南監軍入爲宣徽使咸通十年玄翼卒起復爲樞密使時黃巢犯闕左軍

中尉田令孜爲天下觀軍容制置使專制中外復恭每
事力爭得失令孜怒左授復恭飛龍使乃稱疾退於藍
田僖宗自蜀還京田令孜出師失律車駕再幸山南復
用復恭爲樞密使尋代令孜爲右軍中尉時行在制置
內外經畧皆出於復恭車駕還京授觀軍容使封魏國
公僖宗晏駕迎壽王踐祚文德元年加開府金吾上將
軍專典禁兵旣軍權在手頗擅朝政昭宗惡之政事多
訪於宰臣故韋昭度張濬杜讓能每有陳奏卽舉大中
故事稍抑宦者之權上性明察出是偏聽之置生焉國
舅王瓌頗居中任事復恭惡之奏授黔南節度至吉栢

江覆舟而沒物議歸咎於復恭上每切齒道復恭復恭
假子天威軍使守立權勇冠於六軍人皆避之上欲罪
復恭懼守立爲亂乃謂復恭曰吾要卿家守立在左右
可進來乃賜姓李名順節恩寵特異勢侔樞要乃與復
恭爭權每中傷其陰事授順節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大順二年九月詔復恭致仕賜杖履復恭旣失勢欲
退止商山別居第在昭化里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爲玉
山軍使守信時候復恭於其第或誣告云玉山軍使與
復恭謀亂詔李順節率禁軍攻之昭宗御延喜樓守信
以兵拒之順節屢敗際晚守信復恭挈其族出通化門

趨興元守信令部將張綰殿其後綰戰敗被擒復恭至興元節度使楊守亮乃糾合諸守義兄弟舉兵以討順節爲名天子詔李茂貞王行瑜討之明年守亮兵敗復恭與守亮挈其族將奔太原入商山至乾元縣爲華州兵所獲執送京師皆梟首於市李茂貞收興元進復恭前後與守亮私書六十紙內訴致仕之由云承天是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不要進奉吾於荆榛中援立壽王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旣得尊位乃廢定策國老其不遜如是後復恭假子彥博奔太原收復恭骸骨葬於介休縣之抱腹山復恭之後宦者西門重遂爲右軍

中尉李茂貞初併山南兵衆強盛干預朝政宰相杜讓能與重遂等謀誅之師興爲茂貞所敗重遂被誅乃以內官駱全瓘劉景宣爲左右軍中尉乾寧二年春李茂貞王行瑜以兵入朝殺宰相韋昭度李谿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率師渡河討汾岐二帥軍於渭北駱全瓘與茂貞宿衛將鬪圭脅天子幸岐州昭宗蒼黃幸莎城茂貞以太原問罪乃誅全瓘鬪圭以自解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光化還宮內官景務修宋道弼復專國政宰相崔胤深惡之中外不睦宰相徐彥若王搏有度量見其陰險相傾懼危時事嘗奏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物

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目之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之陛下勿泄聖謨啟其姦詐崔胤知搏所奏頗銜之他日見上曰王搏姦邪已爲勅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二年六月貶搏官賜死於藍田道弼務修亦賜死以樞密使劉季述王奉先爲兩軍中尉出徐彥若鎮南海崔胤秉政而排擯宦官季述等外結藩侯以爲黨援十一月六日季述矯詔以皇太子監國遂廢昭宗居東內奪傳國寶授太子昭宗以何皇后宮嬪數人隨行幽于東宮季述手持銀槌於上前以槌畫地數上罪狀云某時某事你不從

我言其罪一也其悖逆如此乃令李師虔以兵圍之鎔錫錮其肩鑄時方凝列嬪御無被哭聲聞于外穴牆通食者兩月十二月晦崔亂等謀反正誅季述奉先復迎昭宗卽位改元天復元年其歲十一月朱全忠寇河中華州陷之京師震恐中尉韓全誨請上且幸鳳翔全忠追逼乘輿兵圍鳳翔者累年三年正月茂貞殺兩軍中尉韓全誨張弘彥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等二十二人皆斬首以布囊貯之令學士薛貽矩送於全忠求和是月全忠迎駕還長安詔以崔亂爲宰相兼判六軍諸衛亂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時無內官典軍旅自天寶已後

宦官寢盛貞元元和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使衛從
令宦官主之唯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叅掌樞密由是
內務百司皆歸宦者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傾覆朝
政小則構扇藩方車駕頻致播遷朝廷漸加微弱原其
禍作始自中人自先帝臨御已來陛下纂承之後朋儕
日熾交亂朝綱此不剪其本根終爲國之蝨賊內諸司
使務宦官主者望一切罷之諸道監軍使並追赴闕廷
卽國家萬世之便也詔曰宦官之興肇于秦漢趙高閹
樂竟滅嬴宗張讓段珪遂傾劉祚肆其志則國必受禍
悟其事則運可延長朕所以斷在不疑祈天永命者也

先皇帝嗣位之始年在幼冲羣豎相推奄專大政於是
毒流宇內兵起山東遷幸三川幾淪神器迴鑿之始率
土思安而田令孜妬能忌功遷搖近鎮陳倉播越患難
相仍洎朕纂承益相侮慢復恭重遂逞其禍道弼季述
繼其兇幽辱朕躬凌脅孺子天復返正罪已求安兩軍
內樞一切假借韓全誨等每懷憤惋曾務報讐視將相
若血仇輕君上如木偶未周星歲竟致播遷及在岐陽
過於羈縲上憂宗社傾墜下痛民庶流離茫然孤居無
所控告全忠位兼二柄深識朕心駐兵近及於三年獨
斷方誅於元惡今謝罪郊廟卽宅宮闈正刑富在於事

初除惡宜絕其根本先朝及朕五致播遷王畿之毗滅
耗太半父不能庇子夫不能妻室言念于茲痛深骨髓
其誰之罪爾輩之由帝王之爲治也內有宰輔卿士外
有藩翰大臣豈可令刑餘之人叅預大政况此輩皆朕
之家臣也比於人臣之家則奴隸之流恣橫如此罪惡
貫盈天命誅之罪豈能捨橫屍伏法固不足矜含容久
之亦所多愧其第五可範已下並宜賜死其在畿甸同
華河中並盡底處置訖諸道監軍使已下及管內經過
并居停內使勅到並仰隨處誅夷訖聞奏已令準國朝
故事量留三十人各賜黃絹衫一領以備宮內指使仍

不得輒有養男其左右神策軍並令停廢是日諸司宦
官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羣小又二百餘人一時斬首於
內侍省血流塗地及宮人宋柔等十一人兩街僧道與
內官相善者二十餘人並笞死於京兆府內諸司一切
罷之皆歸省寺自是京城並無宦官天子每宣傳詔命
卽令宮人出入崔胤雖復仇快志國祚旋亦覆亡悲夫
贊曰崇墉大厦壯其楹礪殿邦禦侮亦俟明德宵人意
褊動不量力投鼠敗器良堪太息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魚朝恩傳大臣羣官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附
學生○臣酉按新書大臣子弟二百餘人朱紫雜然
爲附學生則子弟二字爲合此云羣官誤矣

賈明觀傳朝恩希暹旣死元載復受希暹姦謀○臣酉
按希暹已死當是明觀今改正

楊復恭傳乃糺合請守義兄弟○臣酉按請字無義當
是諸字復光傳云諸假子以守爲名者數十人卽此
所謂諸守也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五

良吏上

韋仁壽 陳君賓 張允濟 李桐客

李素立 孫至遠至遠子倫 薛大鼎 賈敦頤 弟敦實

李君球 崔知溫 高智周 田仁會 子歸道

韋機 孫岳岳子景駿 權懷恩 叔祖萬紀 馮元常 弟元淑

蔣儼 王方翼 薛季昶

漢宣帝曰使政平訟息民無愁歎與我共理其惟良二

千石乎故漢代命官重外輕內郎官出宰百里郡守入
作三公世祖中興尤深吏術慎選名儒爲輔相不以吏
事責功臣政優則增秩賜金績負則論輸左校選任之
道皇漢其優隋政不綱彝倫斯紊天子事巡遊而務征
伐具寮逞側媚而竊恩權是時朝廷無正人方岳無廉
吏跨州連郡莫非豺虎之流佩紫懷黃悉奮爪牙之毒
以至土崩不救旋踵而亡武德之初餘風未殄太宗皇
帝削平亂迹湔洗汚風唯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爲寶
以是人知恥格俗尚貞修太平之基率由茲道洎天后
玄宗之代貞元長慶之間或以卿士大夫泣方州或以

御史郎官宰畿甸行古道也所病不能自武德己還歷年三百其間岳牧不乏循良今錄其政術有聞爲之立傳所冀表吏師而儆不恪也

韋仁壽雍州萬年人也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得罪者皆曰韋君所斷死而無恨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壽雋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雋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撫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爲牧宰法令

清肅人懷歡悅及將還會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鎮撫南寧何得便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諸會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又曰吾奉詔但令巡撫不敢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入朝貢方物高祖大悅仁壽復請徙居南寧以兵鎮守有詔特聽以便宜從事令益州給兵送之刺史竇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獠反叛未遑遠略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病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爲襄國太守武德初以郡歸欵封東陽公拜邢州刺史貞觀元年累轉鄧州

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朞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疾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唯以安養爲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己自慙德薄恐貧乏之黎庶不免饑餒傾竭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絕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寮盡心匡救去年關內六州及蒲虞陝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旣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

等並識朕懷逐糧戶到遞相安養廻還之日各有贏糧
乃別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
旱無常彼此遞相拯贍不慮凶年二則知禮讓興行輕
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敦仁慈之俗
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
考司錄爲功最養戶百姓不恡財帛已勅下者免今年
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
少監九年坐事除名後起授虔州刺史卒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也隋大業中爲武陽令務以德教
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與其鄰接有人以牸牛依其妻

家者八九年牛孳產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
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曰爾自有
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濟遂令左右
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
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
其所訴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濟遂發蒙
謂妻家人曰此卽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元
武縣司聞之皆大慙又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菴守
之允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告令老母
如其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允濟悉召葱地十里

中男女畢集允濟呼前驗問果得盜葱者曾有行人候
曉先發遺衫於道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內
路不拾遺但能迴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政
績尤異遷高陽郡丞時無郡將允濟獨統大郡吏人畏
悅及賊帥王須拔攻圍時城中糧盡吏人取槐葉藁節
食之竟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出
爲幽州刺史尋卒

李桐客冀州衡水人也仕隋爲門下錄事大業末煬帝
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欲徙都丹陽召百寮會議公卿
希旨俱言江右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吳會勒石紀功復

禹之跡今其時也桐客獨議曰江南卑濕地狹州小內奉萬乘外給三軍吳人力屈不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謗毀朝政僅而獲免後隋滅從字文化及至黎陽轉沒竇建德建德平太宗召授秦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遷通巴二州所在清平流譽百姓呼爲慈父後卒於家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北齊梁州刺史義深曾孫也祖駘散騎常侍父政藻隋水部郎中大業末充使淮南爲盜所殺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

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奈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自是屢承恩顧素立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叅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復要貞觀中累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爲瀚海都護又有闕泥孰別部猶爲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爲建立解舍開置屯田久

之轉綿州刺史永徽初遷蒲州刺史及將之任所餘糧
儲及什物皆令州司收之唯齋己之書籍而去道病卒
高宗聞而特爲廢朝一日諡曰平其孫至遠有重名長
壽中爲天官郎中內史李昭德重其才薦於則天擢令
知流內選事或勸至遠謝其私恩至遠曰李公以公見
用豈得以私謁也竟不謝遂爲昭德所銜因事出爲壁
州刺史卒至遠子畚初爲汜水主簿處事敏速有聲稱
雖村童廝養之輩一閱之後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
國子司業事母甚謹閨門邕睦累代同居每歲時拜慶
長幼男女咸有禮節及妻卒時母已先病惟恐傷母意

約家人不令哭聲使聞于母朝夕定省不曾見其憂念之色士友甚以此稱之及母終過毀卒于喪至遠弟從遠景雲中歷黃門侍郎太府卿素立從兄子遊道則天時官至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薛大鼎蒲州汾陽人周太子少傅博平公善孫也父粹隋介州長史漢王諒謀反授絳州刺史諒敗伏誅大鼎以年幼免死配流辰州後得還鄉里義旗初建於龍門謁高祖因說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旣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計高祖深然之時將士咸請先攻河東遂從衆議

授大將軍府察非掾貞觀中累轉鴻臚少卿滄州刺史
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
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鹽魚至昔日徒
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
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時與瀛
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
鎗脚刺史永徽四年授銀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
府長史明年卒有二子克構克勤克構天授中官至麟
臺監克勤歷司農少卿爲來俊臣所陷伏誅克構坐配
流嶺表而死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
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
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二十三年轉瀛州刺史
州界滹沱河及滏水每歲泛溢漂流居人敦頤奏立隄
堰自是無復水患永徽五年累遷洛州刺史時豪富之
室皆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乏又發
姦摘伏有若神明尋卒弟敦實敦實貞觀中爲饒陽令
政化清靜老幼懷之時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
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竟不遷
替咸亨元年累轉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洛陽令楊德

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常抑止德幹德幹亦爲之稍減四年遷太子右庶子初敦頤爲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于兄之碑側時人號爲棠棣碑敦實後爲懷州刺史永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終不服藥垂拱四年卒時年九十餘子膺福先天中歷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坐預竇懷貞等謀逆伏誅

李君球齊州平陵人也父義滿屬隋亂糾合宗黨保固

村閭外盜不敢侵逼以功累授齊郡通守武德初遠申
誠款詔以其宅爲譚州仍拜爲總管封平陵郡公君球
少任俠頗涉書籍貞觀中齊州都督齊王據州城舉兵
作亂君球與兄子行均守縣城事平太宗聞而嘉之擢
授游擊將軍仍改其本縣爲全節縣君球累補左驍衛
義全府折衝都尉龍朔三年高宗將伐高麗君球上疏
諫曰臣聞心之病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
之慈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
下之祿矣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
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

王重行之也愛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
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
皇好戰不已至于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
武遠討朔方迨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爲八郡終於戶口
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
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
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
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爲人父母
不垂惻隱之心傾其有限之貲貪於無用之地設令高
麗旣滅卽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

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無聊卽天下敗矣天下旣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爲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書奏不納尋遷蔚州刺史未行改爲興州刺史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憚之盜賊屏跡高宗頻降書勞勉時有吐谷渾犯塞以君球素有威重轉爲靈州都督尋卒官

崔知溫許州鄆陵人祖樞司農卿父義真陝州刺史知溫初爲左千牛麟德中累轉靈州都督府司馬州界有渾斛薛部落萬餘帳數侵掠居人百姓咸廢農業習騎射以備之知溫表請徙於河北斛薛不願遷移時將軍

契苾何力爲之言於高宗遂寢其奏知溫前後十五上
詔竟從之於是百姓始就耕穫後斛薛入朝因過州謝
曰前蒙奏徙河北實有怨心然牧地膏腴水草不乏部
落日富始荷公恩拜伏而去知溫四遷蘭州刺史會有
党項三萬餘衆來寇州城城內勝兵旣少衆大懼不知
所爲知溫使開城門延賊賊恐有伏不敢進俄而將軍
權善才率兵來救大破党項之衆善才因其降欲盡坑
之以絕後患知溫曰弗逆克奔古人之善戰誅無噍類
禍及後昆又谿谷崢嶸草木幽蔚萬一變生悔之何及
善才然其計又欲分降口五百人以與知溫知溫日向

論安危之策乃公事也豈圖私利哉固辭不受党項餘
衆由是悉來降附知溫累遷尚書左丞轉黃門侍郎同
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永隆二年七月遷中書令永
淳三年三月卒年五十七贈荊州大都督子泰之開元
中官至工部尚書少子諤之諤之神龍初爲將作少匠
預誅張易之有功封博陵縣侯賜實封二百戶開元初
累遷少府監知溫兄知悌知悌高宗時官至戶部尚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少好學舉進士累補費縣令與丞
尉均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頌之尋授秘書郎
弘文館直學士預撰瑤山玉彩文館辭林等三遷蘭臺

大夫時孝敬在東宮智周與司文郎中賀凱司經大夫王真儒等俱以儒學詔授爲侍讀總章元年請假歸葬其父母因謂所親曰知進而不知退取患之道也廼稱疾去職俄起授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咸亨二年召拜正諫大夫兼檢校禮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俄轉御史大夫累表固辭煩劇之任高宗嘉其意拜右散騎常侍又請致仕許之永淳二年十月卒於家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府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同

詣善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而肩嗣微弱蔣侯官祿至薄而子孫轉盛子慎後累年爲建安尉卒其子繪來謁智周智周已貴矣曰吾與子父有故子復有才因以女妻之永淳中爲緱氏尉鄭州司兵卒繪子捷舉進士開元中歷臺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子貴贈揚州大都督捷子冽渙並進士及第冽歷禮吏戶部三侍郎尚書左丞渙天寶末給事中永泰初右散騎常侍高氏殄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初冽兄弟在父艱廬於墓側植松栢千餘株又同時榮貴人推其友愛冽子鍊渙子銖亦進士舉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信都郡公父弘
陵州刺史襲信都郡公仁會武德初應制舉授左衛兵
曹累遷左武侯中郎將貞觀十八年太宗征遼發後薛
延隨數萬騎抄河南太宗令仁會及執失思力率兵擊
破之逐北數百里延隨脫身走免太宗嘉其功降璽書
慰勞永徽二年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爲善政轉郢
州刺史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
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
山出雲倉廩旣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五遷勝州
都督州界有山賊阻險劫奪行李仁會發騎盡捕殺之

自是外戶不閉盜賊絕跡入爲太府少卿麟德二年轉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俸估外有餘輒以納官時人頗譏其邀名仁會強力疾惡晝夜巡警自宮城至於衢路絲毫越法無不立發每日庭引百餘人躬自閱罰畧無寬者京城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氏以鬼道惑衆白云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爲神明仁會驗其假妄奏請徙邊高宗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過竟依仁會所奏仁會總章二年遷太常正卿咸亨初又轉右衛將軍以年老致仕儀鳳四年卒年七十八諡曰威神龍中以子歸道贈戶部尚書歸道弱冠明經

舉長壽中累補司賓丞仍通事舍人內供奉久之轉左
衛郎將聖曆初突厥默啜遣使請和制遣左豹韜衛將
軍闡知微入蕃冊爲立功報國可汗默啜又遣使入朝
謝恩知微遇諸途便與之緋袍銀帶兼表請蕃使入都
日大備陳設歸道上言曰突厥背恩積稔悔過來朝宜
待聖恩寬其罪戾解辮削衽須稟天慈知微擅與袍帶
國家更將何物充賜望反初服以俟朝恩且小蕃使到
不勞大備之儀則天然之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
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又奏請六胡州及單于
都護府之地則天不許默啜深怨遂拘繫歸道將害之

歸道辭色不撓更責以無厭求請兼喻其禍福默啜意稍解會有制賜默啜粟三萬碩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并許之結婚於是歸道得還遂面陳默啜不利之狀請加防禦則天納焉頃之默啜果叛挾間知微入寇趙定等州擢拜歸道夏官侍郎甚見親委累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兼押千騎未幾除尙方監加銀青光祿大夫轉殿中監仍令依舊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既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辭免令歸私第中宗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驟除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

歲餘病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中宗親爲文以祭之子賓庭開元中爲光祿卿

韋機雍州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父恪洛州別駕機貞觀中爲左千牛曹充使往西突厥冊立同俄設爲可汗會石國反叛路絕三年不得歸機裂裳錄所經諸國風俗物產名爲西征記及還太宗問蕃中事機因奏所撰書太宗大悅擢拜朝散大夫累遷至殿中監顯慶中爲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校機敦勸生徒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爲之贊述會契苾何力東討高麗軍衆至檀州而灤河泛漲師不能進供其

資糧數日不乏何力全師還以其事聞高宗以爲能超拜司農少卿兼知東都營田甚見委遇有宦者於苑中犯法機杖而後奏高宗嗟賞賜絹數十疋謂曰更有犯者卿卽鞭之不煩奏也上元中遷司農卿檢校園苑造上陽宮并移中橋從立德坊曲徙於長夏門街時人稱其省功便事有道士朱欽遂爲天后所使馳傳至都所爲橫恣機囚之因密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爲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慰諭機而欽遂配流邊州天后由是不悅儀鳳中機坐家人犯盜爲憲司所劾免官永淳中高宗幸東都至芳桂宮驛

召機令白衣檢校園苑將復本官爲天后所擠而止俄令檢校司農少卿事會卒于餘慶餘慶官至右驍衛兵曹早卒餘慶子岳岳亦以吏幹著名則天時累轉汝州司馬會則天幸長安召拜尚舍奉御從駕還京因召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卿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尋拜太原尹岳素不習武固辭邊任由是忤旨左遷宋州長史歷海號二州刺史所在皆著威名睿宗時入爲殿中少監甚承恩顧及竇懷貞李晉等伏誅以岳嘗與交往爲姜皎所陷左遷渠州別駕稍遷陝州刺史開元中卒於潁州別駕岳

子景駿景駿明經舉神龍中累轉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溢舊隄迫近水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暴水至隄南以無患水去而隄北稱爲腴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造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北飢景駿躬撫合境村閭必通贍恤貧弱獨免流離及去任人吏立碑頌德開元中爲貴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分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取孝經付令習讀之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

遂稱慈孝累轉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
餞留連經日有童稚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
謂曰計吾爲此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慙懃之甚
也咸對曰此間長宿傳說縣中解宇學堂館舍隄橋並
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
常也其爲人所思如此十七年遷房州刺史州帶山谷
俗叅蠻夷好淫祀而不修學校景駿始開貢舉悉除淫
祀又通狹路并造傳館行旅甚以爲便二十年轉奉先
令未行而卒

權懷恩雍州萬年人周荊州刺史千金郡公景宣玄孫

也其先自天水徙家焉祖弘壽大業末爲臨汾郡司倉書佐高祖鎮晉陽引判留守事以從義師之功累轉秦王府長史太宗遇之甚厚又從平王世充拜太僕卿累封盧國公卒諡曰恭父知讓襲爵官至博州刺史懷恩初以蔭授太子洗馬咸亨初累轉尚乘奉御襲爵盧國公時有奉乘安畢羅善於調馬甚爲高宗所寵懷恩奏事遇畢羅在帝左右戲無禮懷恩退而杖之四十高宗知而嗟賞之謂侍臣曰懷恩乃能不避強禦真良吏也卽日拜萬年令爲政清肅令行禁止前後京縣令無及之者後歷慶萊衛邢四州刺史洛州長史懷恩姿狀雄

毅束帶之後妻子不敢仰視所歷皆以威名御下人吏重足而立俄出爲宋州刺史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至是懷恩路由汴州德幹送之出郊懷恩見新橋中途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爲德幹大慙時議以爲不如懷恩也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尋卒姪楚璧官至左領軍衛兵曹叅軍開元十年駕在東都楚璧乃與故兵部尚書李迥秀男齊損從祖弟金吾叔陳倉尉盧玠及京城左屯營押官長上折衝周履濟楊楚劔元令琪等舉兵反立楚璧兄子梁山年十五詐稱襄王男號爲光帝擁左屯

營兵百餘人梯上景風門逾城而入踞長樂恭禮門入宮城求留守刑部尚書王志愔不獲屬天曉屯營兵自相翻覆盡殺梁山等傳首東都楚璧並坐籍沒懷恩叔祖萬紀萬紀性强正好直言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以公事奏劾魏徵溫彥博等太宗以爲不避豪貴甚禮之遷尚書左丞封冀氏男再轉齊王祐府長史祐旣失德數匡正之竟爲祐所殺語在祐傳祐旣死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公謚曰敬子玄福高宗時爲兵部侍郎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自長樂徙家焉北齊右僕射子琮曾孫也舉明經高宗時累遷監察御史爲劔南道巡察

使興利除害蜀土賴焉永淳中爲尚書左丞元常清鑒
有理識甚爲高宗之所賞嘗密奏中宮權重宜稍抑損
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爲然則天聞而甚惡之及臨
朝四方承旨多獻符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於
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僞不可誣罔士庶則天
不悅出爲隴州刺史俄而天下岳牧集乾陵會葬則天
不欲元常赴陵所中途改授眉州刺史劔南先時光火
賊夜掠居人晝潛山谷元常至喻以恩信許其首露仍
切加捕逐賊徒捨器械面縛自陳者相繼又轉廣州都
督便道之任不許詣都尋屬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護

劉延祐剽陷州縣勅元常討之率士卒濟南海先馳檄示以威恩喻以禍福嗣仙徒黨多相率歸降因縱兵誅其魁首安慰居人而旋雖屢有政績則天竟不賞之尋爲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獄死元常閨門雍肅雅有禮度雖小功之喪未嘗寢于私室甚爲士類所稱從父弟元淑則天時爲清漳令政有殊績百姓號爲神明又歷浚儀始平二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作齊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并給與貧士人或譏其邀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爲苦也中宗時降璽書勞勉仍令

史官編其事跡卒於祠部郎中

蔣儼常州義興人貞觀中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征遼東募使高麗者衆皆畏憚儼謂人曰主上雄畧華夷畏威高麗小蕃豈敢圖其使者縱其凌虐亦是吾死所也遂出請行及至高麗莫離支置於窟室中脅以兵刃終不屈撓會高麗敗得歸太宗奇之拜朝散大夫再遷幽州司馬以善政爲巡察使劉祥道所薦擢爲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意見高宗每優納之再轉蒲州刺史蒲州戶口殷劇前後刺史多不稱職儼下車未幾令行禁止稱爲良牧永淳元年拜太僕卿以父名卿

固辭乃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隱士田遊巖爲太子洗馬在宮竟無匡輔儼乃貽書以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煙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遁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拾遺補闕臣子恒務僕以不才猶參廷諫誠以素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人廢不蒙採掇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食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爲不達謹書起子遊巖

竟不能荅儼尋檢校太常卿文明中封義興縣子歷右衛大將軍太子詹事以年老致仕垂拱三年卒于家年七十八文集五卷

王方翼并州祈人也高宗王庶人從祖兄也祖裕武德初隋州刺史裕妻卽高祖妹同安大長公主也太宗時以公主屬尊年老特加敬異數幸其第賞賜累萬方翼父仁表貞觀中爲岐州刺史仁表卒妻李氏爲主所斥居於鳳泉別業時方翼尚幼乃與傭保齊力勤作苦心計功不虛棄數年闢田數十頃修飾館宇列植竹木遂爲富室公主卒後歸長安友人趙持滿犯罪被誅暴尸

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方翼歎曰樂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朽骼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乃收其屍具禮葬之高宗聞而嘉歎由是知名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誅大姓皇甫氏盜賊止息號爲善政五遷肅州刺史時州城荒毀又無壕塹數爲寇賊所乘方翼發卒濬築引多樂水環城爲壕又出私財造水碾磑稅其利以養飢餒宅側起舍十餘行以居之屬蝗儉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爲立碑頌美會吏部侍郎裴行儉西討遮匄奏方翼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又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

伏出沒之狀五旬而畢西越諸胡競來觀之因獻方物
永隆中車簿反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救之至伊麗河
賊前來拒因縱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俄而二姓咽麪
悉發衆十萬與車簿合勢以拒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
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旣而所將
蕃兵懷貳謀執方翼以應賊方翼密知之悉召會議佯
出軍資以賜之續續引去便令斬之會大風又振金鼓
以亂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因遣裨將分道討襲咽麪等
賊旣無備因是大潰擒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域遂
定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

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永淳二年詔徵方翼將
議西域之事於奉天宮謁見賜食與語方翼衣有戰時
血漬之處高宗問其故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
使袒視其瘡歎曰吾親也賞賜甚厚俄屬綏州白鐵余
舉兵反乃詔方翼副程務挺討之賊平封太原郡公則
天臨朝以方翼是庶人近屬陰欲除之及程務挺被誅
以方翼與務挺連職素善追赴都下獄遂流于崖州而
死子珣珪並知名珣珪開元中皆爲中書舍人珣至
秘書監

薛季昶絳州龍門人也則天初上封事解褐拜監察御

史頻按制獄稱旨累遷御史中丞萬歲通天元年夏官
郎中侯味虛統兵討契丹不利奏言賊徒熾盛常有虵
虎導其軍則天命季景按驗其狀便爲河北道按察使
季景先馳至軍斬味虛以聞又有橐城尉吳澤者貪虐
縱橫嘗射殺驛使截百姓子女髮以爲髡州將不能制
甚爲人吏所患季景又杖殺之由是威震遠近州縣望
風懾懼然後布以恩信旌揚善吏有汴州孝女李氏年
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臨無限及年長母
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
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

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數百株
季景列上其狀有制特表門閭賜以粟帛久視元年季
景自定州刺史入爲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前後京尹無
及之者俄遷文昌左丞歷魏陝二州刺史長安未爲洛
州長史所在皆以嚴肅爲政神龍初以預誅張易之兄
弟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拜戶部侍郎時季景勸敬暉等
因兵勢殺武三思暉等不從竟以此敗語在暉傳季景
亦因是累貶自桂州都督授儋州司馬初季景與昭州
首領周慶立及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協及將之儋州懼
慶立見殺將往廣州又惡楚客乃歎曰薛季景行事至

是耶因自製棺仰藥而死睿宗卽位下制曰故儋州司馬薛季昶剛幹義烈早承先顧驅策中外績譽昭宣有莊湯之推舉同汲黯之強直屬醜正操衡除其異已橫加竄責卒至殂亡言念忠寃有懷嘉悼可贈左御史大夫仍同敬暉等例與一子官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上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良吏下

裴懷古

張知謩

見知玄弟知泰

知晦知默

楊元琰

倪若水

李濬

陽嶠

宋慶禮

姜師度

強循

和逢堯

潘好禮

楊茂謙

楊瑒

崔隱甫

李尚隱

呂誼

蕭定

蔣沆

薛珏

李惠登

任廸簡

范傳正

袁滋

薛萃

閻濟美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也儀鳳中詣闕上書授下邳主簿
長壽中累轉監察御史時姚嵩蠻首反叛詔懷古往招
輯之懷古申明賞罰賊徒歸附者日以千數乃俘其魁
首處其居人而還蠻夷荷恩立碑頌德時恒州鹿泉寺
僧淨滿爲弟子所謀密畫女人居高樓仍作淨滿引弓
而射之藏於經笥已而詣闕上言僧呪詛大逆不道則
天命懷古按問誅之懷古究其辭狀釋淨滿以聞則天

大怒懷古奏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畫一豈使臣
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
顏能寬之乎臣今慎守平典雖死無恨也則天意乃解
聖曆中聞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庭默啜
立知微爲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僞職懷古不從將殺之
懷古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求生請就斬所
不避也乃禁錮隨軍因挺身奔竄以歸拜祠部員外郎
時姚嵩蠻首相率詣闕頌懷古綏撫之狀請爲牧守以
撫之遂授姚州都督以疾不行轉司封郎中時始安賊
歐陽倩擁徒數萬剽陷州縣授懷古桂州都督仍充招

慰討擊使纔及嶺飛書招誘示以禍福賊徒迎降自陳
爲吏人侵逼乃舉兵耳懷古知其誠懇乃輕騎以赴之
左右曰夷獠難親未可信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於
神明况於人乎因造其營以慰諭之羣賊喜悅歸其所
掠財貨納於公府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盡來款附嶺
外悉定復歷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在爲人
吏所慕神龍中遷左羽林大將軍行未達都復授并州
長史吏人聞懷古還老幼相携郊野歡迎時崔宣道代
懷古爲并州下車而罷出郊以候懷古懷古恐傷宣道
之意命官吏驅逐出迎之人而百姓奔赴愈衆其爲人

所思如此俄轉幽州都督徵爲左威衛大將軍尋卒

張知謩蒲州河東人也徙家于岐少與兄知玄知晦弟知泰知默五人勵志讀書皆以明經擢第儀質瓌偉眉目疎朗曉於玄理清介自守故當時名公爭引薦之遷歷畿赤知謩知泰知默調露後又歷臺省知謩天授後歷房和舒延德定稷晉洺宣貝十一州刺史所蒞有威嚴人不敢犯通天中知泰爲洛州司馬知默爲秋官郎中知謩自德州入計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以賜其本曰人或育才未必有貌卿家昆弟可謂兩絕時人稱之尋以知泰爲夏官地官侍郎益

州長史中臺右丞初知審爲房州時中宗以廬陵王安
置房州制約甚急知審與董玄質崔敬嗣相次爲刺史
皆保護供擬豐贍中宗德之及神龍元年中宗踐極自
貝州追知審爲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
泰自兵部侍郎授右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
漁陽郡公鬚髮華皓同貴於朝時望甚美之知泰以忤
武三思出爲并州刺史天平軍使仍帶本官尋又爲魏
州刺史景龍二年卒優詔褒贈諡曰定時知審爲洛州
長史東都副留守又歷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
大理卿致仕開元中卒年八十知審敏於從政性亮直

不喜有請託求進無才而冒位者故子姪經義不精不許論舉知默嘗與來俊臣周興等同掌詔獄陷於酷吏子孫禁錮知泰開元中累贈刑部尚書特進知玄子景昇知泰子景佚開元中皆至大官門列棨戟

楊元琰號州閩鄉人隋禮部尚書希曾孫也初生時數歲不能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此必成大器也及長偉姿儀以器局見稱初爲平棘令號爲善政載初中累遷安南副都護又歷蘄蒲晉魏宣許六州刺史涼梁二都督荆府長史前後九度清白昇進累降璽書褒美長安中張柬之代元琰爲荊州長史與元琰泛江中流言及

則天革命議諸武擅權之狀元琰發言慷慨有匡復之意及柬之知政事奏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至都柬之謂日記昔江中之言乎今日之授意不細也乃結元琰與李多祚等定計誅張易之兄弟及事成加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食實封五百戶仍賜鐵券恕十死俄而張柬之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搆元琰覺變奏請削髮出家仍辭官爵實封中宗不許敬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出家合贊成其事剃却胡頭豈不妙也元琰多鬚類胡暉以此言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由衷之請不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竟

以先覺獲全尋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尉卿明年李多祚等被誅元琰以曾與多祚同立功亦被繫獄問狀賴中書侍郎蕭至忠保明之竟得免罪又轉光祿卿景龍中抗疏請削在身官爵廼贈父官中宗許之乃追贈其父越州長史睿宗卽位三遷刑部尚書改封魏國公開元初拜太子賓客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九子仲嗣密州刺史仲昌吏部郎中

倪若水恒州橐城人也開元初歷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爲汴州刺史政尚清靜人吏安之又增修孔子廟堂及州縣學舍勸勵生徒儒教甚盛河汴間稱詠不已

四年玄宗令宦官往江南採鵝鵠等諸鳥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擔負飯之以魚肉間之以稻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當以鳳皇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卽鵝鵠鸚鵡曷足貴也陛下昔潛龍藩邸備歷艱虞今氛稜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復何求哉臣承國厚恩超居重任草芥賤命常欲殺身以効忠葵藿微心常願隳肝以報主瞻望庭闕敢布腹心直言

忤旨甘從鼎鑊手詔荅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
識朕意採鳥稍多卿具奏其事辭誠忠懇深稱朕意卿
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委以方面之權果
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
深用嘉慰使人朕已量事決罰禽鳥並令放訖今賜卿
物四十段用荅至言尋入拜戶部侍郎七年復授尚書
右丞卒

李濬隴西人祖世武睿宗卽位加銀青光祿大夫上在
東宮選爲太子中允又出爲麟州刺史政有能名開元
初置諸道按察使盛選能吏授濬潤州刺史江東按察

使累封真源縣子州人孫處玄以學行著名濬特加禮
異累表薦之仍令子麟與之結交處玄竟稱疾不起濬
尋拜虢潞二州刺史又拜益州長史劔南節度使攝御
史大夫所歷皆以誠信待物稱爲良吏及去職咸有遺
愛八年卒官贈戶部尚書諡曰成子麟自有傳

陽嶠河南洛陽人其先自北平徙焉北齊右僕射休之
玄孫也儀鳳中應八科舉授將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
安中桓彥範爲左御史中丞袁恕已爲右御史中丞爭
薦嶠請引爲御史內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嶠不樂搏
擊之任謂彥範等曰聞其不情願如何彥範曰爲官擇

人豈待情願唯不情願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再思然其言擢爲右臺侍御史景龍末累轉國子司業嶠恭謹好學有儒者之風又勤於政理循循善誘及在學司時人以爲稱職奏修先聖廟及講堂因建碑前庭以紀崇儒之事睿宗卽位拜尚書右丞時分建都督府以統外臺精擇良吏以嶠爲涇州都督府尋停不行又歷魏州刺史充兗州都督荊州長史爲本道按察使所在以清白聞魏州人詣闕割耳請嶠重臨其郡又除魏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累封北平伯薦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等爲學官皆稱名儒時學徒漸弛

嶠課率經業稍行鞭筆學生怨之頗有喧謗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毆之上聞而令所由杖殺無理者由是始息嶠素友悌撫孤姪如己子常謂人曰吾雖位登方伯而心不異於曩時一尉耳識者甚稱歎之尋以年老致仕卒于家諡曰敬

宋慶禮洛州永年人舉明經授衛縣尉則天時侍御史桓彥範受詔於河北斷塞居庸岳嶺五迴等路以備突厥特召慶禮以謀其事慶禮雅有方略彥範甚禮之尋遷大理評事仍充嶺南採訪使時崖振等五州首領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慶禮

躬至其境詢問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安堵遂罷鎮兵五千人開元中累遷貝州刺史仍爲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帶奚契丹則天時都督趙文翽政理乖方兩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後移於幽州東二百里漁陽城安置開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歸附玄宗欲復營州於舊城侍中宋璟固爭以爲不可獨慶禮盛陳其利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充使更於柳城築營州城興役三旬而畢俄拜慶禮御史中丞兼檢校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戶并招輯商胡爲立店肆數年間

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慶禮爲政清嚴而勤於聽理所歷之處人吏不敢犯然好興功役多所改更嘗於邊險置竄立槍以邀賊路議者頗嗤其不切事也七年卒贈工部尚書太常博士張星議曰宋慶禮大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案諡法好巧自是曰專請諡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慶禮在人苦節爲國勞臣一行邊陲三十年所戶庭可樂彼獨安於傳遞稼穡爲艱又能實於軍廩莫不服勞辱之事而匪懈其心守貞堅之規而自盡其力有一於此人之所難況營州者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

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
翻作牧馭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孽故二十年間有
事東鄙僵屍暴骨敗將覆軍蓋不可勝紀大明臨下聖
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
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磬鼓親
總其役不愆所慮俾柳城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
疾蓋爲此也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河朔無擾
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而云所
亡萬計一何謬哉及契丹背誕之日懼我犄角之勢雖
鼠穴自固而駒牧無侵蓋張星彼都繫賴之力也安有

踐其迹以制其實貶其諡以徇其虛採慮始之謗聲忘
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
庶素行之迹可尋易名之典不墜者也星復執前議慶
禮兄子辭玉又詣闕稱寃乃諡曰敬

姜師度魏人也明經舉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爲河北道監察兼支度營田使師度勤於爲政又
有巧思頗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漲水爲溝以備
奚契丹之寇又約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
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尋加銀青光祿大夫累遷大
理卿景雲二年轉司農卿開元初遷陝西刺史州西太

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常自倉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遂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六年以蒲州爲河中府拜師度爲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再遷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獲萬計特加金紫光祿大夫尋遷將作大匠明年左拾遺劉彤上言請置鹽鐵之官收利以供國用則免重賦貧人使窮困者獲濟疏奏令宰相議其可否咸以爲鹽鐵之利甚裨國用遂令師

度與戶部侍郎強循並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計會以收海內鹽鐵其後頗多沮議者事竟不行師度以十一年病卒年七十餘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爲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傳之以爲口實

強循者鳳州人亦以吏幹知名官至大理卿又有和逢堯者岐州岐山人性詭譎有辭辯睿宗時突厥默啜請尚公主許之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充使報命既至虜庭默啜遣其大臣謂逢堯曰勅書送金鏤鞍檢乃

銀胎金塗豈是天子意爲是使人換却如此虛假公主
必應非實請還信物罷和親之事遂策馬而去逢堯大
呼命左右引馬廻謂曰漢法重女壻令送鞍者祇取平
安長久之義何必以金銀爲升降耶若爾乃是可汗貪
金而輕銀豈是重人而貴信默啜聞之曰承前漢使不
敢如此不可輕也遂設宴備禮逢堯又說默啜令裹頭
著紫衫南面再拜遣子隨逢堯入朝逢堯以奉使功驟
遷戶部侍郎尋以附會太平公主左遷朗州司馬開元
中累轉柘州刺史卒于官

潘好禮貝州宋城人少與鄉人孟溫禮楊茂謙爲莫逆

之友好禮舉明經累授上蔡令理有異績擢爲監察御史開元三年累轉邠王府長史俄而邠王出爲滑州刺史以好禮兼邠王府司馬知滑州事王欲有所遊觀好禮輒諫止之後王將鷹犬與家人出獵好禮聞而遮道請還王初不從好禮遂卧於馬前呼曰今正是農月王何得非時將此惡少狗馬踐暴禾稼縱樂以損於人請先蹋殺司馬然後聽王所爲也王慙懼謝之而還好禮尋遷豫州刺史爲政孜孜而繁於細事人吏雖憚其清嚴亦厭其苛察其子請歸鄉預明經舉好禮謂曰國法須平汝若經業未精則不可妄求也乃自試其子經義

未通好禮大怒集州寮笞而枷之立於州門以徇於衆
俄坐事左遷溫州別駕卒好禮常自以直道不附於人
又未嘗叙累階勲服用麤陋形骸土木議者亦嫌其邀
名

楊茂謙者清河人竇懷貞初爲清河令甚重之起家應
制舉拜左拾遺出爲臨洺令時洺州稱茂謙與清漳令
馮元淑肥鄉令韋景駿皆有政理之聲茂謙以清白聞
擢爲秘書郎時竇懷貞爲相數稱薦之由是歷遷大理
正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爲魏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與
司馬張懷玉本同鄉曲初善而末隙遂相糺訐坐貶桂

州都督尋轉廣州都督以疾卒

楊瑒華陰人高祖縉陳中書舍人以辭學知名陳亡始自江左徙關中祖琮絳州刺史瑒初爲麟遊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檢校造金仙玉真二觀移牒近縣徵百姓所隱逆人資財以充觀用瑒拒而不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瑒曰所論爲人冤抑不知計位高卑懷貞壯其對又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爲丁限及韋氏敗省司舉徵租調瑒執曰韋庶人臨朝當國制書非一或進階卿士或赦宥罪人何獨於已役中男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依瑒所

執一切免之瑒由是知名擢拜殿中侍御史開元初遷
侍御史時崔日知爲京兆尹貪暴犯法瑒與御史大夫
李傑將糾劾之傑反爲日知所構瑒廷奏曰糺彈之司
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矣上以其言
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爲歙縣丞瑒歷遷御史
中丞戶部侍郎上曾於延英殿召中書門下與諸司尚
書及瑒議戶口之事瑒因奏人間損益甚見嗟賞時御
史中丞宇文融奏括戶口議者或以爲不便勅百寮省
中集議時融方在權要公卿已下多雷同融議瑒獨與
盡理爭之尋出爲華州刺史十六年遷國子祭酒表薦

滄州人王迥質瀛州人尹子路汴州人白履忠皆經學優長德行純茂堪爲後生師範請追授學官令其教授以獎儒學之路及迥質起家拜諫議大夫仍爲皇太子侍讀履忠以年老不任職事拜朝散大夫放歸家子路直弘文館教授場又奏曰竊見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難每至帖試必取年頭月日孤經絕句且今之明經習左傳者十無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學廢無日矣臣望請自今已後考試者盡帖平文以存大典又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若無甄異恐後代便棄望請能通周儀禮公羊穀

梁者亦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由是生徒爲場立頌於學門之外再遷大理卿以老疾辭職二十三年拜左散騎常侍尋卒贈戶部尚書諡曰貞場常嘆禮儀廢絕雖士大夫不能行之其家子女婚冠及有吉凶之會皆按據舊文更爲儀注使長幼遵行焉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散騎侍郎儻之曾孫也祖濟太子洗馬父元彥太平令隱甫開元初再遷洛陽令理有威名九年自華州刺史轉太原尹人吏刊石頌其美政十二年入爲河南尹十四年代程行謚爲御史大夫時中

書令張說當朝用事隱甫與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
劾其犯狀說遂罷知政事隱甫在職強正無所迴避自
貞觀年李乾祐爲御史大夫別置臺獄有所鞫訊便輒
繫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滿隱
甫引故事奏以爲不便遂掘去之又憲司故事大夫已
下至監察御史競爲官政略無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
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
者殆半羣寮側目是冬勅隱甫校外官考舊例皆委細
參問經春未定隱甫召天下朝集使一時集省中一日
校考便畢時人伏其敏斷帝嘗謂曰卿爲御史大夫海

內咸云稱職甚副朕之所委也隱甫既與張說有隙俄又遞爲朋黨帝聞而惡之特免官令歸侍母歲餘復授御史大夫遷刑部尚書母憂去官二十一年起復太原尹仍爲河東採訪處置使復爲刑部尚書兼河南尹二十四年車駕還京以隱甫爲東都留守爲政嚴肅甚爲人吏之所嘆服尋卒

李尚隱其先趙郡人世居潞州之銅鞮近又徙家京兆之萬年弱冠明經累舉補下邳主簿時姚珽爲同州刺史甚禮之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時中書侍郎知吏部選事崔湜及吏部侍郎鄭愔同時典選傾附勢要逆

用三年員闕士庶嗟怨尋而相次知政事尚隱與同列御史李懷讓於殿庭劾之湜等遂下獄推究竟貶黜之時又有睦州刺史馮昭泰誣奏桐廬令李師等二百餘家稱其妖逆詔御史按覆之諸御史憚昭泰剛愎皆稱病不敢往尚隱嘆曰豈可使良善陷枉刑而不爲申明哉遂越次請往竟推雪李師等奏免之俄而崔湜鄭愔等復用尚隱自殿中侍御史出爲伊闕令懷讓爲魏縣令湜等旣死尚隱又自定州司馬擢拜吏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擢拜兵部員外郎尚隱累遷御史中丞時御史王旭頗用威權爲士庶所患會爲讐者所訟尚隱

按之無所容貸獲其姦贓鉅萬旭遂得罪尚隱尋轉兵部侍郎再遷河南尹尚隱性率剛直言無所隱處事明斷其御下豁如也又詳練故事近年制勅皆暗記之所在稱爲良吏十三年夏妖賊劉定高夜犯通洛門尚隱坐不能覺察所部左遷桂州都督臨行帝使謂之曰知卿公忠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百匹以慰之俄又遷廣州都督仍充五府經略使及去任有懷金以贈尚隱者尚隱固辭之曰吾自性分不可改易非爲慎四知也竟不受之累轉京兆尹歷蒲華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高邑伯入爲大理卿代王鉷爲御史大夫時司

農卿陳思問多引小人爲其屬吏隱盜錢穀積至累萬尚隱又舉按之思問遂流嶺南而死尚隱三爲憲官輒去朝廷之所惡者時議甚以此稱之二十四年拜戶部尚書東都留守二十八年轉太子賓客尋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呂誣蒲州河東人志行修整勤於學業少孤貧不能自振里人程楚賓家富於財誣娶其女楚賓及子震皆重其才厚與資給遂遊京師天寶初進士及第調授寧陵尉本道採訪使韋陟嘉其才辟爲支使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度支判官累兼衛佐太子通事舍人誣

性謹守勤於吏職雖同寮追賞而塊然視事不離案簿
翰益親之累兼虞部員外郎侍御史祿山之亂哥舒翰
敗肅宗卽位于靈武譔馳赴行在內官朱光輝李遵驟
薦有才帝深遇之超拜御史中丞進奏無不允從幸鳳
翔遷武部侍郎賜金紫之服十月克復兩京詔譔與三
司官詳定陷賊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罪戾輕重譔用
法太深君子薄之乾元二年三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知門下省事七月丁母憂免十月起復授本官
兼充度支使遷黃門侍郎上元元年正月加同中書門
下三品賜門戟旣立於第門或謂謹曰吉慶之事不宜

凶服受之諲遂權釋縗麻當中而拜人皆笑其失禮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東平男諲既爲相用妻父程楚賓爲衛尉少卿子震爲員外郎中官馬上言出納詔命諲昵之有納賂於上言求官者諲補之藍田尉五月上言事洩笞死以其肉令從官食之諲坐貶太子賓客七月授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澧朗忠峽五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諲至治所上言請於江陵置南都九月勅改荊州爲江陵府永平軍團練三千人以遏吳蜀之衝又析江陵置長寧縣又請割潭衡連道邵柳涪等七州隸江陵府先是張惟一爲荊州長史已爲防禦

使陳希昂爲司馬希昂衡州酋帥家兵千人在部下自爲藩衛有牟遂金仕至將軍爲惟一親將與希昂積憾率兵入惟一衙索遂金之首惟一懼卽令斬首與之自是軍政歸於希昂及譴至奏追希昂赴上都除侍御史出爲常州刺史本州防禦使希昂路由江陵譴伏甲擊殺之部下皆斬積屍於府門府中懾服始奏其罪又妖人申奉芝以左道事李輔國擢爲諫議大夫輔國奏於道州界置軍令奉芝爲軍校誘引羣蠻納其金帛賞以緋紫用囊中勅書賜衣以示之人用聽信軍人例衣朱紫作剽磯洞吏不敢制已積年矣潭州刺史龐承鼎忿

之因奉芝入奏至長沙繫之首賊巨萬及左道文記一時搜獲遣使奏聞輔國黨奉芝奏召奉芝赴闕既得召見具言承鼎曲加誣陷詔鞠承鼎誣罔之罪令荆南府按問誣令判官監察御史嚴郢鞠之誣上疏論其事肅宗怒流郢於建州承鼎竟得雪後奉芝竟以賊敗流死人重誣之守正其剛斷不撓皆此類也初誣作相與同列李揆不協及誣被斥二年以善政聞揆惡之因言置軍湖南不便又使人往荆湖密伺誣過誣知之乃上疏論揆揆坐貶袁州長史誣素羸疾元年建卯月卒贈吏部尚書有司謚曰肅故吏度支員外郎嚴郢請以二字

曰忠肅博士獨孤及堅議以肅爲當從之謹在台司無異稱及理江陵三年號爲良守初郡人立祠謹歿後歲餘江陵將吏合錢十萬於府西爽塏地大立祠宇四時祠禱之

蕭定字梅臣江南蘭陵人左僕射宋國公瑀曾孫也父恕虢州刺史以定贈工部尚書定以蔭授陝州叅軍金城丞以吏事清幹聞給事中裴遵慶奏爲選補黜陟使判官廻改萬年主簿累遷侍御史考功員外郎左右司二郎中爲元載所擠出爲秘書少監兼袁州刺史歷信湖宋睦潤五州刺史所蒞有政聲大曆中有司條天下

牧守課績唯定與常州刺史蕭復豪州刺史張鎰爲理
行第一其勤農桑均賦稅逋亡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冠
焉尋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之逆變姓名藏匿里閭
間京師平首蒙旌擢除太子少師興元元年卒年七十
七加贈太子太師

蔣沆萊州膠水人吏部侍郎欽緒之子也性介獨好學
早有名稱以孝廉累授洛陽尉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
清俱以幹局吏事擅能名於天寶中長史韓朝宗裴迥
咸以推覆檢勾之任委之處事平允剖斷精當動爲羣
寮楷式乾元後授陸渾蓋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當軍旅

之後瘡痍未平沈竭心綏撫所至安輯副元帥郭子儀
每統兵由其縣必誠軍吏曰蔣沈令清而嚴幹供億故
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足無撓清政其爲名人所
知如此稍遷長安令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河運
出納使時元載秉政廉潔守道者多不更職沈以故滯
於郎位久不徙官大曆十二年常袞以羣議稱沈屈擢
拜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尋遷刑部侍郎刪定副使改
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爲稱職建中元年冬鑿駕幸奉天
沈奔行在爲賊候騎所拘執欲以僞職誘之因絕食稱
病潛竄里閭間京師平首蒙旌擢拜右散騎常侍尋以

疾終年七十四追贈工部尚書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祖寶胤邠州刺史父紘蒲州刺史珏少以門蔭授懿德太子廟令累授乾陵臺令無幾拜試太子中允兼渭南尉奏課第一間歲復以清名尤異聞遷昭德令縣人請立碑紀政珏固讓不受遷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宰相遙領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員奉廝役者三千戶歲以優授官者復十餘人珏皆條去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贏爲觀察使誣奏左授硤州刺史遷陳州刺史建中初上分命使臣黜陟官吏淮南李承以珏楚州之

去煩政簡使山南趙贊以珏硤州之廉清使淮南盧翰以珏之肅物皆以陟狀聞加中散大夫賜紫宣武軍節度使劉玄佐署奏兼御史大夫汴宋都統行軍司馬無幾李希烈自汴州走除珏汴州刺史遷河南尹入統司農卿當是時詔天下舉可任刺史縣令者殆有百人有詔令與羣官詢考及延問人間疾苦及胥吏得失取其有惻隱通達事理者條舉什纔一二宰相將以辭策校之珏曰求良吏不可兼責以文學宜以聖君愛人之本爲心執政卒無難之皆叙進官頗多稱職貞元五年拜京兆尹珏剛嚴明察練達法理以勤身率下失於纖巧

無文學大體八年坐竇叅改太子賓客無幾除嶺南節度觀察使以疾卒年七十四廢朝一日贈工部尚書有子存慶自有傳

李惠登平盧人也少爲平盧裨將安祿山反遂從兵馬使董秦海轉收滄棣等州輕師遠鬪賊不能支史思明反復陷于賊脫身投山南節度使來瑱奏授試金吾衛將軍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鎮隋州貞元初舉州歸順授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遭李忠臣希烈殲殘之後野曠無人惠登朴素不知學居官無拔萃率心爲政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間田疇

關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謠其能及于頓爲
山南東道節度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其州爲上
尋加檢校國子祭酒及卒加贈洪州都督

任廸簡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初爲天德軍使李景略判
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醢進廸簡知誤以景
略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飲盡之而僞容其過以酒薄
白景略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及景略卒衆以廸簡
長者議請爲帥監軍使聞之拘廸簡於別室軍衆連呼
而至發戶扃取之表聞德宗使察焉具以軍情奏除豐
州刺史天德軍使自殿中授兼御史大夫再加常侍追

入拜太常少卿汝州刺史左庶子及張茂昭去易定以
廸簡爲行軍司馬旣至屬虞候楊伯玉以府城叛俄而
衆殺之廸簡兵馬使張佐元又叛廸簡攻殺之乃得入
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使初茂昭奢蕩不節公私
殫罄廸簡至欲饗士無所取給乃以糲食與士同之身
居戟門下凡周月軍吏感之請歸堂寢廸簡乃安其位
三年以疾代除工部侍郎至京竟不能朝謝改太子賓
客卒贈刑部尚書

范傳正字西老南陽順陽人也父倫戶部員外郎與郡
人李華敦交友之契傳正舉進士又以博學宏辭及書

判皆登甲科授集賢殿校書郎渭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自比部員外郎出爲歙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歷三郡以政事脩理聞擢爲宣歙觀察使受代至京師憲宗聞其里第過侈薄之因拜光祿卿以風恙卒贈左散騎常侍傳正精悍有立好古自飭及爲廉察頗事奢侈厚以財貨問遺權貴視公蓄如私藏幸而不至甚敗褐衣時遊西邊著西陲要略三卷

袁滋字德深陳郡汝南人也弱歲強學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結有重名往來依焉每讀書立解旨奧結甚重之無何黜陟使趙贊以處士薦授試校書郎何士幹鎮武

昌辟爲從事累官詹事府司直部有邑長下吏誣以盜金滋察其寃竟出之御史中丞韋紹聞之薦爲侍御史轉工部員外郎貞元十九年韋臯始通西南蠻夷酋長異牟尋貢琛請使朝廷方命撫諭選郎吏可行者皆以西南遐遠憚之滋獨不辭德宗甚嘉之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入南詔使未行遷祠部郎中使如故來年夏使還擢爲諫議大夫俄拜尚書右丞知吏部選事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使鎮國軍使以寬易清簡爲政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專以慈惠爲本人甚愛之然百姓有過犯者

皆縱而不理擒盜輒捨或以物償之徵拜金吾衛大將軍耆耄鰥寡遮道不得進楊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而訣上始監國與杜黃裳俱爲相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韋臯歿劉闢擁兵擅命滋持節安撫行及中路拜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劔南西川節度使百姓立生祠禱之徵拜戶部尚書連爲荆襄二帥改彰義軍節度隨唐鄧申光等州觀察使逆賊吳元濟與官軍對壘者數年滋竟以淹留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滋工篆籀書雅有古法因使行著雲南記五卷嘗讀

劉暉悲甘陵賦嘆其褒善懲惡雖失春秋之旨然其文不可廢因著甘陵賦後序子都仕至翰林學士

薛萃河東寶鼎人也少以吏事進累官至長安令拜虢州刺史朝廷以尤課擢爲湖南觀察使又遷浙江東道觀察使以理行遷浙江西道觀察使廉風俗守法度人甚安之理身儉薄嘗衣一綠袍十餘年不易因加賜朱紱然後解去萃歷三鎮凡十餘年家無聲樂俸祿悉以散諸親族故人子弟除左散騎常侍致仕時有年過懸車而不知止者唯萃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洛時甚高之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閻濟美登進士第累歷臺省有長者之譽白婺州刺史
爲福建觀察使復爲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所至以簡
澹爲理兩地之人常賦之外不知其他入拜右散騎常
侍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爲秘書監以年及
懸車上表乞骸骨以工部尚書致仕後以恩例累有進
改及歿于家年九十餘

贊曰聖人造世才傑濟時在理致治無爲而爲坑隍非
議簡易從規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酷吏上

來俊臣

周興

傅遊藝

丘神勣

索元禮

侯思止

萬國俊

來子珣

王弘義

郭霸

吉頊

古今御天下者其政有四五帝尚仁體文德也三王仗義立武功也五霸崇信取威令也七雄任力重刑名也

蓋仁義旣廢然後齊之以威刑威刑旣衰而酷吏爲用於是商鞅李斯譎詐設矣持法任術尊君卑臣奮其策而鞭撻宇宙持危救弊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天下之人謂之苛法降及兩漢承其餘烈於是前有郅都張湯之徒持其刻後有董宣陽球之屬肆其猛雖然異代亦克公方天下之人謂之酷吏此又鞅斯之罪人也然而網旣密而姦不勝矣夫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誠哉是言也唐初革前古之敝務於勝殘垂衣而理且七十載而人不敢欺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逮則天以女主臨朝大臣未附委政獄吏剪除宗枝於是來俊臣

索元禮萬國俊周興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義之屬
紛紛而出然後起告密之刑制羅織之獄生人屏息莫
能自固至於懷忠蹈義連頸就戮者不可勝言武后因
之坐移唐鼎天網一舉而卒籠八荒酷之爲用斯害也
已遂使酷吏之黨橫噬於朝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
威力貴從其欲毒侈其心天誅發於脣吻國柄秉於掌
握凶慝之士榮而慕之身赴鼎鑊死而無悔若是者何
哉要時希旨見利忘義也嘗試而論之今夫國家行斧
鉞之誅設狴牢之禁以防盜者雖云固矣而猶踰垣掘
塚揭篋探囊死者於前盜者於後何者以其間有欲也

然所徇者不過數金之資耳彼酷吏與時上下取重人主無怵惕之憂坐致尊寵杖起卒伍富擬封君豈唯數金之利耶則盜官者爲幸矣故有國者則必窒覬覦之路杜僥倖之門可不務乎況乎樂觀時變恣懷陰賊斯又郅都董宣之罪人也異哉又有效於斯者中興四十載而有吉溫羅希奭之蠹政又數載而有敬羽毛若虛之危法朝經四葉獄訟再起比周惡黨勦絕善人屢撓將措之刑以傷太和之氣幸災樂禍苟售其身此又來索之罪人也嗚呼天道禍淫人道惡殺旣爲禍始必以凶終故自鞅斯至于毛敬蹈其跡者卒以誅夷非不幸

也嗚呼執愚賈害任天下之怨反道辱名歸天下之惡
或肆諸原野人得而誅之或投之魑魅鬼得而誅之天
人報應豈虛也哉俾千載之後聞其名者曾蚍豕之不
若悲夫昔春秋之義善惡不隱今爲酷吏傳亦所以示
懲勸也語曰前事不忘將來之師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來俊臣雍州萬年人也父操博徒與鄉人蔡本結友遂
通其妻因樗蒲贏本錢數十萬本無以酬操遂納本妻
入操門時先已有娠而生俊臣凶險不事生產反覆殘
害舉無與比曾於和州犯奸盜被鞠遂妄告密召見奏
刺史東平王續杖之一百後續天授中被誅俊臣復告

密召見奏言前所告密是豫博州事枉被續決杖遂不
得申則天以爲忠累遷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按制獄少
不會意者必引之前後坐族千餘家二年擢拜左臺御
史中丞朝廷累息無交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侯思
止王弘義郭霸李仁敬司刑評事康晔衛遂忠等同惡
相濟招集無賴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爲羅織千里響應
欲誣陷一人卽數處別告皆是事狀不異以惑上下仍
皆云請付來俊臣推勘必獲實情則天於是於麗景門
別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獲專令俊臣等按鞫亦號爲
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爲

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輩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有條貫支節布置事狀由緒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圍遶炙之並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又以索元禮等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卽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卽死十曰求破家復有鐵籠頭連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絕矣囚人無貴賤必先布

柳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
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之故吏競勸爲酷矣由是告密
之徒紛然道路名流僂俛閱日而已朝士多因入朝默
遭掩襲以至于族與其家無復音息故每入朝者必與
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不如意元年地官尚書狄仁傑
益州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宏
司賓卿崔神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爲其羅告俊
臣旣以族人家爲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降勅一問卽
承同首例得減死及脅仁傑等反仁傑嘆曰大周革命
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

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得減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時執柔任某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止焉仁傑既承反有司但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得憑守者求筆硯拆被頭帛書之叙冤苦置于綿衣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復疑矣家人得衣中書仁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愕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承反今子弟訟冤何故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

寢處甚安亦不去其中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綝視之
俊臣遽令獄卒令假仁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綝視之
綝懼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綝少留
附進狀乃令判官妄爲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
鳳閣侍郎樂思晦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宜隸于司農
上變得召見言俊臣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
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
也仁傑等曰不承反臣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謂作
謝死表仁傑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遂出此六
家俊臣復按大將軍張虔勗大將軍內侍范雲仙於洛

陽牧院虔勛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以亂刀斬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所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賊爲衛吏紀履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又坐賊出爲同州叅軍逼奪同列叅軍妻仍辱其母萬歲通天元年召爲台宮尉擢拜洛陽令司農少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受於司農時西蕃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蕃長詣闕割耳務面訟冤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綦連耀劉思禮等有異謀明堂尉吉頊知之不自安以

白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輩俊臣將擅其功復羅告
頊得召見僅而免俊臣先逼妻太原王慶詵女俊臣與
河東衛遂忠有舊遂忠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辯嘗携
酒謁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給云已出矣遂
忠知妄入其宅慢罵毀辱之俊臣恥其妻族命毆擊反
接旣而免之自此構隙俊臣將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
公主張易之等遂相倚撫則天屢保持之而諸武及太
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之競
劓其肉斯須盡矣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八日詔曰國之
大綱惟刑與政刑之不中其政乃虧劉光業王德壽王

處貞屈貞釣鮑思恭劉景陽等庸流賤職姦吏險夫以
巖暴爲能官以凶殘爲奉法往從按察害虐在心倏忽
加刑呼吸就戮曝骨流血其數甚多冤濫之聲盈於海
內朕唯布新澤恩被人祇撫事長懷尤深惻隱光業等
五人積惡成釁並謝生涯雖其人已殂而其跡可貶所
有官爵並宜追奪其枉被殺人各令州縣以禮埋葬還
其官蔭劉景陽身今兄在情不可矜特以會恩免其嚴
罰宜從貶降以雪冤情可棣州樂單縣員外尉自今內
外法官咸宜敬慎其文深刺骨跡徇凝脂高下任情輕
重隨意如酷吏丘神勳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

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傳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
亶侯思止郭霸李仁敬皇甫文備陳嘉言等其身已死
自垂拱己來枉濫殺人有官者並令削奪唐奉一依前
配流李秦授曹仁哲並與嶺南惡處開元十三年三月
十二日御史大夫程行謨奏周朝酷吏來子珣萬國俊
王弘義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張知默李敬仁唐奉一來
俊臣周興丘神勣索元禮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
劉光業王德壽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二十三
人殘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狀尤重子孫不許與官陳嘉
言魚承曄皇甫文備傳遊藝四人情狀稍輕子孫不許

近任

周興者雍州長安人也少以明習法律爲尚書省都事累遷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垂拱已來屢受制獄被其陷害者數千人天授元年九月革命除尚書左丞上疏除李家宗正屬籍二年十一月與丘神勣同下獄當誅則天特免之徙於嶺表在道爲讐人所殺

傅遊藝衛州汲人也載初元年爲合宮主簿左肅政臺御史除左補闕上書稱武氏符瑞合革姓受命則天甚悅擢爲給事中數月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同月又加朝散大夫守鸞臺侍郎依舊同平章事其年九月革命

改天授元年賜姓武氏二年五月加銀青光祿大夫兄
神童爲冬官尚書兄弟並承榮寵逾月除司禮少卿停
知政事夢登湛露殿旦而陳於所親爲其所發伏誅時
人號爲四時仕宦言一年自青而綠及於朱紫也希則
天旨誣族皇枝神龍初禁錮其子孫初遊藝請則天發
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於是萬國俊輩恣斬戮
矣

丘神勣左衛大將軍行恭子也永淳元年爲左金吾衛
將軍弘道元年高宗崩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旣
而歸罪於神勣左遷疊州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衛將

軍深見親委受詔與周興來俊臣鞠制獄俱號爲酷吏
垂拱四年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以神勣爲清平道
大總管尋而冲爲百姓孟青棒吳希智所殺神勣至州
官吏素服來迎神勣揮刃盡殺之破千餘家因加左金
吾衛大將軍天授二年十月下詔獄伏誅

索元禮胡人也光宅初徐敬業起兵揚州以匡復爲名
則天震怒又恐人心動搖欲以威制天下元禮探其旨
告事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於洛州收院推案制獄元
禮性殘忍推一人廣令引數千百人衣冠震懼甚於狼
虎則天數召見賞賜張其權勢凡爲殺戮者數千人於

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而起矣時有諸州告密人皆給公乘州縣護送至闕下於賓館以廩之稍稱旨必授以爵賞以誘之貴以威於遠近元禮尋以酷毒轉甚則天收人望而殺之天下之人謂之來索言酷毒之極又首按制獄也載初元年十月左臺御史周矩上疏諫曰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爲常內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吏承接強梁非故欲規避誣構耳又推劾之吏皆以深刻爲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敲摺脅籤爪懸髮薰耳臥隣穢溺曾不聊生號爲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旣

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以求帝王耶只是不勝楚毒自誣耳何以覈之陛下試取所告狀酌其虛實者付令推微訊動以探其情所推者必上下其手希聖旨也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聞有追攝與妻子卽爲死訣故爲國者以仁爲宗以刑爲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謂也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則天從之由是制獄稍息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也貧窮不能理生業乃樂事渤海

高元禮家性無賴詭譎時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反之徒已興矣判司敎思止說游擊將軍高元禮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反周興按之並族滅授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而曲媚引與同坐呼爲侯大曰國家用人以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卽奏云獬豸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如其言思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悅天授三年乃拜朝散大夫左臺侍御史元禮復敎曰在上知侯大無宅儻以諸役官宅見借可辭謝而不受在上必問所由卽奏云諸反逆人臣惡其名不願坐其宅則天復大悅恩澤甚優思止旣按

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認白司馬不然
卽喫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白司馬坂孟青者將
軍姓孟名青棒卽殺琅邪王冲者也思止閭巷庸奴常
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倒曳元忠元
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墜脚爲鐙所挂被拖曳思
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
汝今爲國家御史須識禮數輕重如必須魏元忠頭何
不以鋸截將無爲抑我承反奈何爾佩服朱紫親銜天
命不行正直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
忠無人抑教思止驚起悚怍曰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

引上牀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不正時人劾之以爲談謔之資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以其言奏則天亦大笑時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勅政事商量鳳閣侍郎李昭德撫掌爲諸宰相曰大可笑諸宰相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乎竟爲李昭德撈殺之

萬國俊洛陽人少謫異險詐垂拱後與來俊臣同爲羅織經屠覆宗枝朝貴以作威勢自司刑評事俊臣同引

爲判官天授二年攝右臺監察御史常與俊臣同按制
獄長壽二年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
國俊就按之若得反狀便斬決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
置于別所矯制賜白盡並號哭稱冤不服國俊乃引出
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
成反狀仍誣奏云諸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
遙則天深然其奏乃命右衛翊二府兵曹參軍劉光業
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
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等並攝監察御史分往劍
南黔中安南等六道鞠流人尋擢授國俊朝散大夫肅

政臺侍御史光業等見國俊盛行殘殺得加榮貴乃共肆其凶忍唯恐後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咸五百人亦有遠年流人非革命時犯罪亦同殺之則天後知其冤濫下制被六道使所殺之家口未歸者並遞還本管國俊等俄亦相次而死皆見鬼物爲祟或有流竄而終

來子珣雍州長安人永昌元年四月以上書陳事除左臺監察御史時朝士有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東帶立於朝舉朝大噓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希旨賜姓姓武氏字家臣天授中丁父憂起復朝散大夫侍御

史時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
行威并兄子鷹揚郎將軍虔通等爲子珣誣告謀反誅
又於盱眙毀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俄又轉爲
游擊將軍右羽林中郎將常衣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
謂之長壽元年配流愛州卒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也告變授游擊將軍天授中拜右
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中拜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羅告
衣冠延載元年俊臣貶弘義亦流放瓊州妄稱勅追時
胡元禮爲侍御史使嶺南道次于襄鄧會而按之弘義
詞窮乃謂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任御史元禮任洛

陽尉元禮今爲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榜殺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須氣絕矣苟自誣引則易於他房與俊臣常行移牒州縣懼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弘義常於鄉里傍舍求瓜主恡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郭霸廬江人也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除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

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
悅故拜焉時人號爲四其御史時大夫魏元忠臥疾諸
御史盡往省之霸獨居後比見元忠憂懼請示元忠便
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悚霸悅曰大夫糞味甘或不
瘳今味苦當卽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朝士
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榜捶考禁不勝而死聖曆中屢
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遽歸命家人曰速請僧轉經
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廷曰汝枉陷我我今
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斯須蛆爛矣是日閭
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于門少頃不復見矣時洛陽橋

壞行李弊之至是功畢則天嘗問羣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橋成幸郭霸死此卽好事

吉頊洛州河南人也身長七尺陰毒敢言事進士舉累轉明堂尉萬歲通天二年有箕州刺史劉思禮自云學於張憬藏善相云洛州錄事叅軍綦連躍應圖識有兩角騏驎兒之符命頊告之則天付武懿宗與頊對訊懿宗與頊誘思禮令廣引朝士必全其命思禮乃引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通天官侍郎劉奇石抱忠鳳閣舍人王處來庭主簿柳璆給事中周潘涇州刺史

王勗監察御史王助司議郎路敬淳司門員外郎劉慎之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微有忤意者必構之楚毒百端以成其獄皆海內賢士名家天下寃之親故連累竄逐者千餘人頃由是擢拜右肅政臺中丞日見恩遇明年突厥寇陷趙定等州則天召頊檢校相州刺史以斷賊南侵之路頊以素不習武爲辭則天曰賊勢將退藉卿威名鎮遏耳初太原有術士溫彬茂高宗時老臨死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卽詣闕獻之慎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狀中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之事故則天知賊至趙州而退頊初

至州募人略無應者俄而詔以皇太子爲元帥應募者不可勝數及賊退頊入朝奏之則天甚悅聖曆二年臘月遷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易之昌宗諷則天置控鶴監官員則天以易之爲控鶴監頊素與易之兄弟親善遂引頊以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俱爲控鶴內供奉時議甚不悅初則天以頊幹辯有口才偉儀質堪委以心腹故擢任之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於殿中懿宗短小俯僂頊聲氣凌厲下視懿宗嘗不相假則天以爲卑我諸武於我前其可倚與其年十月以弟作僞官貶琰

川尉後改安固尉尋卒初中宗未立爲皇太子時易之
昌宗嘗密問頊自安之策頊云公兄弟承恩旣深非有
大功於天下則不全矣今天下士庶咸思李家廬陵旣
在房州相王又在幽閉主上春秋旣高須有付託武氏
諸王殊非屬意明公若能從容請建立廬陵及相王以
副生人之望豈止轉禍爲福必長享茅土之重矣易之
然其言遂承間奏請則天知頊首謀召而問之頊曰廬
陵王及相王皆陛下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有主意
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頊旣得罪時無知者睿宗卽
位左右發明其事乃下制曰故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吉頊體識宏遠風規久大嘗以經緯之才允膺
匡佐之委時王命中否人謀未輯首陳返政之議克副
祈天之基永懷遺烈寧忘厥効可贈左御史臺大夫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考證

素元禮傳柳研楔總○

臣酉

按通鑑作柳研揆穀

注

柳

研以柳研其頸楔穀以鐵圍穀其首而加揆也總字
當是穀字之訛今改正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上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酷吏下

姚紹之 周利貞 王旭 吉溫

王鈞嚴安之盧
鈞附

羅希奭 毛若虛 敬羽

裴昇單暉附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也解褐典儀累拜監察御史中宗朝武三思恃庶人勢駙馬都尉王同皎謀誅之事洩令紹之按問而誅同皎紹之初按問同皎張仲之祖延慶謀衣袖中發調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宋之遜以其外

妹妻延慶曰今日將行何事而以妻爲之遜固抑而延慶且治其心矣之遜子曇密發之乃勅右臺大夫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盡其事詔宰相李嶠等對問諸相懼三思威權但僂俛佯不問仲之延慶言曰宰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嶠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其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卽爲紹之所擒塞口反接送獄中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捧之而臂折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曰反賊臂且折矣命已輸汝當訴爾於天帝因裂衫以束之乃自誣反而遇誅紹之自此

神氣自若朝廷側目累遷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經汴州辱錄事叅軍魏傳弓尋拜監察御史紹之後坐贓汚詔傳弓按之獲贓五千餘貫以聞當坐死韋庶人妹保持之遂黜放爲嶺南瓊山尉傳弓初按紹之紹之在揚州色動謂長吏盧萬石曰頃辱傳弓今爲所按紹之死矣逃入西京爲萬年尉擒之擊折其足因授南陵令員外置開元十三年累轉括州長史同正員不預知州事死

周利貞神龍初爲侍御史附託權要爲桓彥範敬暉等五王嫉之出爲嘉州司馬時中書舍人崔湜與桓敬善

武三思用事禁中彥範憂之託心腹於湜湜反露其計於三思爲三思所中盡流嶺南湜勸盡殺之以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利貞卽湜之表兄因舉爲此行利貞至皆鳩殺之因擢爲左臺御史中丞先天元年爲廣州都督時湜爲中書令與僕射劉幽求不叶陷幽求徙于嶺表諷利貞殺之爲桂州都督王峻護之逗遛獲免無何玄宗正位利貞與薛季昶宋之問同賜死於桂州

驛

王旭太原祁人也曾祖珪貞觀初爲侍中尚永寧公主旭解褐鴻州叅軍轉兗州兵曹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

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兄弟尊立孝和皇帝其兄昌
儀先貶乾封尉旭斬之齎其首赴于東都遷并州錄事
叅軍唐隆元年玄宗誅韋庶人等并州長史周仁軌韋
氏之黨有詔誅之旭不覆勅又斬其首馳赴西京開元
二年累遷左臺侍御史時光祿少卿盧崇道以崔湜妻
父貶於嶺外逃歸匿於東都爲讐家所發詔旭究其獄
旭欲擅其威權因捕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
後結成其罪崇道及三子並杖死於都亭驛門生親友
皆決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與
御史大夫李傑不叶遞相糺訐傑竟左遷衢州刺史旭

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五年遷左司郎中常帶侍御史旭爲吏嚴苛左右無敢支梧每銜命推劾一見無不輸欵者時宋王憲府掾紀希虬兄任劔南縣令被告有贓私旭使至蜀鞫之其妻美旭威逼之因奏決殺縣令納贓數千萬至六年希虬遣奴詐爲祇承人受顧在臺事旭累月旭賞之召入宅中委以腹心其奴密記旭受饋遺囑託事乃成數千貫歸謁希虬希虬銜泣見憲叙以家寃憲憫之執其狀以奏詔付臺司劾之贓私累巨萬貶龍平尉憤恚而死甚爲時人之所慶

快

吉溫天官侍郎項弟琚之孽子也謫詭能諂事人遊於中貴門愛若親戚性禁害果於推劾天寶初爲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巖承恩倖引溫入對玄宗目之而謂巖曰是一不良漢朕不要也時蕭炁爲河南尹河南府有事京臺差溫推詰事連炁堅執不捨賴炁與右相李林甫善抑而免之及溫選炁已爲京兆尹一唱萬年尉卽就其官人爲危之時驃騎高力士常止宿宮禁或時出外第炁必謁焉溫先馳與力士言譖甚洽握手呼行第炁覲之歎伏及他日溫謁炁於府庭遽布心腹曰他日不敢隳國家法今日已後洗心事公炁復與盡歡會林

甫與左相李適之駙馬張垺不叶適之兼兵部尚書垺兄均爲兵部侍郎林甫遣人訐出兵部鈇曹主簿事令史六十餘人僞濫事圖覆其官長詔出付京兆府與憲司對問數日竟不究其由炁使溫劾之溫於院中分囚於兩處溫於後廳佯取兩重囚訊之或杖或壓痛苦之聲所不忍聞卽云若存性命乞紙盡答令史輩素諳溫各自誣伏罪及溫引問無敢違者畧刻問事輯驗囚無拷訊決罰處常云若遇知己南山白額獸不足縛也會李林甫將起刑獄除不附己者乃引之於門與羅希夷同鍛鍊詔獄五載因中官納其外甥武敬一女爲盛王

琦妃擢京兆府士曹時林甫專謀不利於東儲以左驍
衛兵曹柳勣杜良娣妹壻令溫推之溫追著作郎王曾
前右司禦率府倉曹王修己左武衛司戈盧寧左威衛
騎曹徐徵同就臺鞫數日而獄成勣等杖死積屍於大
理寺六載林甫又以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違
忤其旨御史中丞王鉷與慎矜親而嫉之同構其事云
蓄圖讖以己是隋煬帝子孫闕於興復林甫又奏付溫
鞫焉慎矜下獄繫之使溫於東京收捕其兄少府少監
慎餘弟洛陽令慎名於汝州捕其門客史敬忠敬忠頗
有學嘗與朝貴遊蹉跎不進與溫父珪情契甚密溫孩

孺時敬忠嘗抱撫之溫令河南丞姚開就擒之鎖其頸
布袂蒙面以見溫溫驅之於前不交一言欲及京使典
誘之云楊慎矜今欵招已成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必活
忤之必死敬忠迴首曰七郎乞一紙溫佯不與見詞懇
乃於桑下令荅三紙辯皆符溫旨喜曰丈人莫相怪遂
徐下拜及至溫湯始鞠慎矜以敬忠詞爲證及再搜其
家不得圖讖林甫恐事洩危之乃使御史盧鉉入搜鉉
乃袖讖書而入於隱僻中詎而出口逆賊牢藏秘記今
得之矣指於慎矜小妻韓珠團婢見舉家惶懼且行捶
擊誰敢忤焉獄乃成慎矜兄弟賜死溫自是威振衣冠

不敢偶言溫早以嚴毒聞頻知詔獄忍行枉濫推事未
訊問已作奏狀計贓數及被引問便懼懾卽隨意而書
無敢惜其生者因不加拷擊獄成矣林甫深以溫爲能
擢戶部郎中常帶御史林甫雖倚以爪牙溫又見安祿
山受主恩驃騎高力士居中用事皆附會其間結爲兄
弟常謂祿山曰李右相雖觀察人事親於三兄必不以
兄爲宰相溫雖被驅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溫爲相卽
奏兄堪大任擠出林甫是兩人必爲相矣祿山悅之時
祿山承恩無敵驟言溫能玄宗亦忘曩歲之語十載祿
山加河東節度因奏溫爲河東節度副使并知節度營

田及管內採訪監察留後事其載又加兼鴈門太守仍知安邊郡鑄錢事賜紫金魚袋及丁所生憂祿山又奏起復爲本官尋復奏爲魏郡太守兼侍御史楊國忠入相素與溫交通追入爲御史中丞仍充京畿關內採訪處置使溫於范陽辭祿山令累路館驛作白紬帳以候之又令男慶緒出界送橐馬出驛數十步及至西京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十三載正月祿山入朝拜左僕射充閑廐使因奏加溫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閑廐苑內營田五坊等副使時楊國忠與祿山嫌隙已成溫轉厚於祿山國忠又忌之其冬河東太守韋陟入

奏於華清宮陟自謂失職託於溫結歡於祿山廣載河東土物饋於溫又及權貴國忠諷評事吳豸之使鄉人告之召付中書門下對法官鞠之陟伏其狀貶桂嶺尉溫澧陽長史溫判官員錫新興尉明年溫又坐贓七千匹及奪人口馬奸穢事發貶端州高要尉溫至嶺外遷延不進依於張博濟止於始安郡八月遣大理司直蔣沆鞠之溫死於獄中博濟及始安太守羅希奭死於州門初溫之貶斥玄宗在華清宮謂朝臣曰吉溫是酷吏子姪朕被人誑惑用之至此屢勸朕起刑獄以作威福朕不受其言今去矣卿等皆可安枕也初開元九年有

王鈞爲洛陽尉十八年有嚴安之爲河南丞皆性毒虐
笞罰人畏其不死皆杖訖不放起須其腫憤徐乃重杖
之懊血流地苦楚欲死鈞與安之始眉目喜暢故人吏
懾懼溫則售身權貴噬螫衣冠來頗異耳溫九月死始
興十一月祿山起兵作亂人謂與溫報讐耳祿山入洛
陽城卽僞位玄宗幸蜀後祿山求得溫一子纔六七歲
授河南府叅軍給與財帛初溫之按楊慎矜侍御史盧
鉉同其事鉉初爲御史作韋堅判官及堅爲李林甫所
嫉鉉以堅欵曲發於林甫冀售其身及按慎矜鉉先與
張瑄同臺情旨素厚貴取媚於權臣誣瑄與楊慎矜共

解圖讖持之爲驢駒板楸以成其獄又爲王鉷閑廐判官鉷緣邢縉事朝堂被推鉉證云大夫將白帖索廐馬五百匹以助逆我不與之鉷死在晷刻鉉忍誣之衆咸怒恨焉及被貶爲廬江長史在郡忽見瑄爲祟乃云端公何得來乞命不自由鉉須臾而卒

羅希奭本杭州人也近家洛陽鴻臚少卿張博濟堂外甥爲吏持法深刻天寶初右相李林甫引與吉溫持獄又與希奭姻婭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自韋堅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鄔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事皆與溫鍛鍊故時稱羅鉗吉網惡其深

刻也八載除刑部員外轉郎中十一載李林甫卒出爲
中部始安二太守仍充當管經略使十四載以張博濟
吉溫韋陟韋誠奢李從一員錫等流貶皆於始安希奭
或令假攝右相楊國忠奏遣司直蔣沈往按之復令張
光奇替爲始安太守仍降勅曰前始安郡太守充當管
經略使羅希奭幸此資序叨居牧守地列要荒人多竄
殛尤加委任冀絕姦訛翻乃嘯結逋逃羣聚不逞應是
流貶公然安置或差攝郡縣割剝黎甿或輟借館宇侵
擾人吏不唯輕侮典憲實亦隳壞紀綱擢髮數僣豈多
其罪可貶海東郡海康尉員外置張博濟往託回邪跡

惟憑恃嘗自抵犯又坐親姻前後貶官歲月頗久逗留
不赴情狀難容及命按舉仍更潛匿亡命逭刑莫斯爲
甚並當切害合峻常刑宜於所在各決重杖六十使夫
爲政之士克守章程負罪之人期於悛革凡厥在位宜
各悉心時員錫李從一韋誠奢吉承恩並決杖遣司直
宇文審往監之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其性殘忍初爲蜀
川縣尉使司以推勾見任天寶末爲武功丞年已六十
餘矣肅宗收兩京除監察御史審國用不足上策徵剝
財貨有潤於公者日有進奉漸見任用稱旨每推一人

未鞫卽先收其家資以定贓數不滿望卽攤徵鄉里近親峻其威權人皆懼死輸納不差晷刻乾元二年鳳翔府七坊押官先行剽劫州縣不能制因有劫殺事縣尉謝夷甫因衆怒遂撈殺之其妻訴於李輔國輔國奏請御史孫瑩鞫之瑩不能正其事又令中丞崔伯陽三司使雜訊之又不得證成其罪因令若虛推之遂歸罪於夷甫伯陽與之言若虛頗不遜伯陽數讓之若虛馳謁告急肅宗曰卿且出對曰臣出卽死矣肅宗潛留若虛簾內召伯陽至伯陽頗短若虛上怒叱出之因流貶伯陽同推官十餘人皆於嶺外遠惡處宰相李峴以左右於

瑩等亦被貶斥於是若虛威震朝列公卿懾懼矣尋擢爲御史中丞上元元年貶賓化尉而死

敬羽寶鼎人也父昭道開元初爲監察御史羽貌寢而性便僻善候人意旨天寶九載爲康成縣尉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引在幕下及肅宗於靈武卽大位羽尋擢爲監察御史以苛刻徵剝求進及收兩京後轉見委任作大枷有劬尾榆著卽悶絕又臥囚於地以門關輾其腹號爲肉餠飪掘地爲坑實以棘刺以敗席覆上領囚臨坑訊之必墜其中萬刺攢之又捕逐錢貨不減毛若虛上元中擢爲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

遵爲宗子通事舍人李若冰告其贓私詔羽按之羽延
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瘦遵豐碩頃間問卽倒請垂足
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耶遵絕倒者數
四請問羽徐應之授紙筆書贓數千貫奏之肅宗以勳
舊捨之但停宗正卿及嗣薛王珍潛謀不軌詔羽鞠之
羽召支黨羅於廷索劄尾榆柳之布拷訊之具以繞之
信宿成獄珍坐死右衛將軍竇如玢試都水使者崔昌
等九人並斬太子洗馬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閔楚州
司馬張昴左武衛兵曹參軍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
簿李岳廣文館進士張曼等六人決殺駙馬都尉薛履

謙賜自盡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胡人康謙善賈資產億萬計楊國忠爲相授安南都護至德中爲試鴻臚卿專知山南東路驛人嫉之告其陰通史朝義謙髭鬚長三尺過帶按之兩宿鬢髮皆禿膝踝亦拷碎視之者以爲鬼物非人類也乞捨其生以後送狀奏殺之沒其資產羽與毛若虛在臺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絕又有裴昇畢曜同爲御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毛敬裴畢之稱裴畢尋又流黔中羽寶應元年貶爲道州刺史尋有詔殺之羽聞之衣凶服南奔溪洞爲吏所擒臨刑袖中執州縣官吏犯贓私狀數紙曰有人通此狀

恨不得推究其事主州政者無宜寢也

贊曰王德將衰政在姦臣鷹犬搏擊縱之者人遭其毒
螫可爲悲辛作法爲害延濫不仁